

白羽
雄娘子
子



下册

白羽
雄娘子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AS41 212 0035 37548



513443

· 著羽白 ·

雄 娘 子

—— 次 目 冊 下 ——

- |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十章 | 第九章 | 第八章 | 第七章 | 第六章 |
| 情留餘孽…… | 冤家聚首雄娘子失脚…… | 飛來豔奔則爲妾…… | 蝶戀花愁俠女夜奔…… | 同床異夢一擊未中…… |
| 八二 | 六五 | 四二 | 二五 | 一 |

雄娘子

(下)

白羽作

第六回 同床異夢一擊未中

汪老四見黎小霞侃侃而談，心中驚服。忙說：「小娘子，你倒猜着了，綁架你的不是我，是別人，我是專伺候財神的。小娘子消消氣，先吃點東西！」黎小霞罵道：「惡賊，姑娘要自己餓死，你別妄想！賊子要明白姑奶奶是好好一個姑娘，落到賊人手裏，活着出去，沒臉見人。我現在就要拿性命來洗刷我的不幸！吃東西做甚麼？姑奶奶不打算活着回去！」

汪老四說了半天，黎小霞閉口不肯進食。汪老四探頭道：「想不到小娘子如此烈性，可是，你已然失去貞節了，就餓死，也洗不去終生的玷污。我看你吃點東西罷。再不然，你喝一點水。」把水壺遞過來，說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可自己喝；我的差事就管看票，喂票。別的事我並不管。」這個汪老四似乎被黎小霞的悽豔容色慷慨激昂氣概，以死全貞的烈性所感動，不但把水壺送過來，把餅餌也送到黎小霞身邊。徐徐說道：「我猜你是不肯教男子喂的，你自己吃罷。我先躲出去，等你吃完喝完，我再來收拾。」說着退出去了，把門也給掩上。

黎小霞真要自己餓死，但是餓還好受，渴却厲害。一陣怒罵之後，黎小霞覺得五中如焚，嚔啞欲裂。本想滴水不入口，竟忍耐不住，只得掙扎着，把水壺取來，雙手捧壺，用牙齒把壺蓋咬住揭開，驗明壺內不是濃茶，竟是白開水。試着嘔了一口，似乎並無異味，便連喝

了幾口；越喝越渴，一連數次，竟把一壺水全喝了。氣忿忿的丟在草榻上，經有這水一滋潤，精神上也略覺恢復了一些。只是周身仍然酸疼，坐在木榻上，有繩拴着腿，有手銬子扣住手，仍不能移動，只能微轉身軀，看看三面罷了。黎小霞歎恨了一聲，不肯再躺下，竟枯坐在榻上，閉目等待後來的結果。

這時候，汪老四正藏在窗外，往裏偷看。既羨愛黎小姐的美貌，又佩服她的臨變凜然不可輕犯的氣概，自覺幫助張青禾，做這強污女票的惡行，於良心上難安。他雖然也是個綠林人物，却沒幹過這種事，只是尋常偷盜罷了。他看了半晌，不知怎麼一來，他竟哼了一聲；被黎小霞聽見了，厲聲喝道：「甚麼惡賊，快給我滾進來！」汪老四低聲答道：「小娘子，可不要亂叫喚，我們頭兒有命，你只要狂喊求救，我們立刻就堵上你的嘴。我們念你也是行家，不肯挫折你，你也該留面子，不要叫我們落包涵，才是光棍。」

黎小霞轉面對窗叫道：「狗賊，你快把你們頭兒叫來！我問問他，安的甚麼心？我們保鏢黎家跟他有甚麼仇恨？」汪老四說道：「得，得，你別說話了。我們頭兒這就來，我勸你不要自討苦吃。你已然教人架了財神，你就該守着財神的本分，按著做難友的規矩，決吃不了虧。不然的話，倒找出警拗來，可不能怨守票人不懂情面。」黎小霞聽了，恨恨不已，半晌說：「你原來是個賊奴才，你快給我把你們的頭兒找來！」汪老四說：「好罵，好罵！你不用忙，我們頭兒過一會進來，你好好等着吧。」

黎小霞負氣不語，躺在草榻上養神。經過了很大的功夫，屋中漸黑，似已到黃昏時分。那個汪老四大概又走了，那個陸跛和陸小毛又在窗前悄聲低語，說是：「天不早了，他們全

沒有來。屋中囚着的女子沒有吃飯，我們不管，我們却餓得肚子叫。他們既不許我們生火作飯，又不給我們送飯來，我們無故挨餓，夠多麼冤！」那個年青小孩陸小毛說道：「爺爺你在這裏釘着，我偷偷向鄰舍家討點飯來吃。」那年老的陸跛說道：「使不得，若教他們碰上，可就活不成了。他們不準我們離地方，我們還是忍着點罷。」跟着，聽見窗隙有人偷窺。那個陸小毛說：「那個女的這半天沒有響動，別是餓死了罷。」陸跛忙道：「不要胡說，三天兩天的，那能餓死活人。」

這祖孫二人在外私語，黎小霞約略聽出來了。心中一轉：「我何必顧忌？名節已污，至不濟，也就是一個死，死了比活着還痛快！」打定主見，立刻坐起來，發話道：「喂，外面的老大爺，你行好罷，你過來，聽我說幾句話。」

她這一發話，外面語聲驟停，似乎很害怕。黎小霞不管那一套，立刻大聲說：「老大爺別害怕，我知道你不是害人的人。我是黎家沖的好人家姑娘，教萬惡的採花賊架綁了來，囚在你們這裏。我知道你也是好百姓，是被他們強逼着看守我的。你們要明白，替賊看守肉票，就是死罪。現在賊人不在這裏，請你把我放開，咱們一塊兒逃跑告官。我家很有錢，一定重謝你們！」黎小霞啞着嗓子，很快的誘說，可是陸跛和陸小毛全吓住了。疑半晌，才想起來，低聲說：「你這位姑娘，你千萬別再說話了。若叫他們聽見，你也活不了，我們也活不了。他們有話，你只要一嚷，就叫我們拿東西堵你的嘴。他們說那東西一堵嘴，人就死過去了。你不要多說了，教他們聽見，彼此不便。」陸跛似乎怕極了賊黨，黎小霞明明叫出來，他們只是沒胆釋放肉票。黎小霞縱誘不動他，可是心中倒很歡喜，因為聽口氣，既已證實陸跛

不是賊黨一夥了，總還可以設法。黎小霞連忙再下說辭：「我是個好人，教惡賊綁架了來，因在你們這裏，我們家裏人不肯甘休，一定報官捉賊救人。老大爺你想，官人要在你這裏，把我搜出來，你豈不是身犯死罪？老大爺，你不要聽賊人威吓你的那套瞎話。你若能放了我，救了我，我家很有錢，我家裏人一定拿你當恩人，養你的老。」

陸跛和陸小毛對這些話，似乎全聽不入，那老人只一疊聲催黎小霞趕快住口。說道：「你再說話，我可要堵你嘴了。」那個陸小毛似乎游移起來，反問道：「你倒是那裏人？你不是那位好漢的逃妻麼？」黎小霞忙說：「我實在是個沒出閨門的姑娘，怎麼會是惡賊的逃妻呢？我是咱們本地人，我就住在黎家冲，我是黎道朗黎鏢頭的女兒，擄我的人採花賊。你放了我，我會武功，一定跑得開；老大爺，你多多行好，你不敢放我，你想法子給我家送信成不成？」

陸跛不語，陸小毛問道：「往那里送信？」黎小霞大喜道：「往黎家冲，寶泉居飯館送信就行，那是我家開的飯館。老大爺，我問問你，你貴姓，叫甚麼名字？這地方離黎家冲有多遠？是甚麼地名兒？」黎小霞心想，問出二人的姓名，打聽出此地的地名，就好辦了。那知陸跛胆小得出奇，怕賊比怕王法還甚；陸小毛剛一張口，便被堵住嘴了。黎小霞再三催問，再三央告，許下重酬，答應厚報，陸跛依然很害怕的說：「別言語了，別言語了，你聽聽，他們要來了，你瞧瞧，那不是人影嗎？」又突然一驚的說：「真來了，瞎瞎，別言語了，人真來了。」

說話時，聽見一個清脆的少年口音，立在窗前說道：「跛子，你好大胆，你不要命了嗎？」

？」陸跛立刻央告道：「好漢爺爺，我們沒敢違背你老的意思。」少年叱道：「我分明聽見你……」跟着聽見哎呀，哎呀，苦打告饒的聲音。旋復人聲寂然，另傳來開鎖推門聲響。於是立刻又有一個幕面人物，出現在草榻之前。

黎小霞剛剛臥床閉目，不言不動，至此微微啓眸偷看。這個幕面人物立在黎小霞身邊，正在摘下面具，露出本來面目。已看出黎小霞人早清醒，竟低笑了一聲，湊到身旁坐下，款款說道：「黎姑娘，緩醒過來了。你吃了東西沒有？喝了水沒有？」說着話，便來伸手，要摸索黎小霞。黎小霞身子被捆住，上半身還能動，突然坐了起來，要掙扎，依然掙扎不得，恨得無法，便噴目切齒罵道：「狗賊，你姑娘誤遭毒手，有死沒活。你要想作踐我，你是妄想。狗賊，你把姑娘綁架來，到底安著甚麼心？狗賊，你叫甚麼名字，我黎家跟你有甚仇恨？別看我被你捆住，我還能夠拿熱血噴你！我還有父兄，找你算帳！」慷慨罵賊，雙眸幾乎怒出火來，淡白色的面色也陡然泛起紅霞；縱落魔手，另有一種凜然不可輕犯的氣概，使得幕面少年不能侮視。

這幕面少年正是少年賊雄娘子張青禾，張青禾自恃品貌清秀，居然拿出真面目來，向黎小霞設辭勸說。張青禾說道：「黎姑娘，你不要發怒。我實在是很佩服你，很愛慕你。我今年二十一歲，我在武林，也是名門之徒，我至今還沒有娶妻，我起初把你擄來，固然沒安好心；但是你的英姿豔質，我已十分心折。我願意改過贖罪，真正經經的要娶你爲妻。而且從此洗手，再也不做採花的案子了。我雖然污辱了你，我願意把真心掏給你；從此折節改行，也算你救了我。黎姑娘，你不知道，我初次見你，就很愛你，現在我更萬分的欽佩你。你

不要生氣了，我們可以好好的講一講。……」說時又要拉黎小霞的胳膊。

黎小霞愧怒躲閃，却已躲閃不開；頓時氣得面無人色，就要噴血自殘。她剛剛的要這樣做，張青禾已然看破，慌忙退身靠後，連搖雙手叫道：「黎姑娘，黎姑娘，你千萬不要自殘。你不要這樣做，你聽我說，我有下情。你是千金之軀，我害了你，請你準我贖罪！」竟再三的央告，說出愛慕之意，補過之法，後來竟跪在黎小霞的面前了。

黎小霞這時候淚流滿面，偷瞥了張青禾一眼，已看出張青禾的心意，並不願意過分強迫自己，且已看出他真是愛戀自己。可自他頭一手，敗壞了自己的貞操，第二手又把自己擄到這裏，仍然捆着，自己的一生是被他毀害了。他定是自己的冤家對頭，自己那肯聽他花言巧語？黎姑娘哭了一陣，怒說道：「惡賊，你已經把我毀了，你還說甚麼贖罪！你不要癡心妄想，拿鬼話欺哄我。你真想贖罪的話，你先把我先放開。」

張青禾跪在草榻前，仰着臉說：「我和你府上無仇無怨，素不相識，我只是愛你過甚，才做出無禮來。我真是贖罪，我當然要釋放你的。黎姑娘，你可能可憐我這個一步走錯的少年人不能？你肯下嫁我嗎？你只要點頭答應了，我也不要你發誓，我一定好好把你送回家，我再正正經經的登門求婚。……」張青禾這後面的話，多半是謊言了。跟着他見黎小霞垂淚不語，便又說道：「我也明白，姑娘已然失身於我，或者無顏回家。如果是這樣，我願意攜帶姑娘，遠走高飛。等着在外鄉成了婚，過個三年五載，我們再來黎家沖，登門認親。」張青禾把黎小霞的底衣全部剝去，上面只蓋了一個被單，要想掙扎，也苦於裸露無法逃亡。

。黎小霞恨恨不已的說：「惡賊，你儘管拿好話欺騙人，你到底還捆着我。你把我剝得一絲不掛。你認真要贖罪，頭一手你得趕快給我解縛，第二手你得把衣服還我。」

黎小霞心想，只要手足恢復自由，身體不再裸露，我就跟狗賊拚了。可是又想，張青禾不是傻子，這種解縛還衣的要求，未必肯允許。她說完了這些話，就兩眼釘着張青禾，等他回答。果見張青禾眼珠一轉一轉的，笑道：「姑娘你放心，你要求的事我全照辦。只是姑娘得答應我，決不動手打我，我是百叫百應。」黎小霞恨道：「我落在你手心了，我怎能打得過你！你快把衣服還我，把這繩子給我解開。」

張青禾笑着說了一個「好」字，便站起來，偎到黎小霞身旁，不住端詳她的臉和手脚。見她滿面淚痕，手脚捆腫，似乎非常憐惜。遂伸手把黎小霞扶好，坐在草床上；黎小霞非常愧恨，只索閉上了眼，任聽張青禾解縛。那知張青禾並不先解扣，一隻胳膊半環着黎姑娘，一隻手輕輕撫摸她的手腕。口中低言道：「黎姑娘，你只不跟我硬拚，我決不忍施展強暴手段。」

黎小霞閉目不語，只催他快點解繩扣。張青禾竟抽冷子，把黎小霞抱住，以唇腮相就，做出來輕薄模樣。黎小霞氣極睜眼，極力閃躲。張青禾低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實在愛你，我實在的……便要將摟抱在懷的黎小霞，推放在草榻上，他自己也要登榻求歡。黎小霞不能抵拒，滿臉通紅，只惡恨恨一扭臉，把一口唾沫，噴吐在張青禾臉上，身子扭動，把顆頭抵在張青禾懷中，切齒罵道：「你敢，你敢！」張青禾竟不能得手。

兩個人在草榻上掙扎，黎小霞厲聲喊罵：「狗賊，狗賊，你說人話，還是不做人事！你

你你給我滾開，姑娘拿鮮血噴你！」恨極了，竟真要切齒自咬舌根，含血噴人。張青禾變了色，慌忙的躲開身，兩隻手依然攀着黎小霞的肩頭，沒口的央告道：「好姑娘，好姐姐，別別別自己作踐自己。別別別自殘，我真是愛極了你。我就躲開你，把衣服先還你。……」

這功夫，黎小霞面色灰白，嘴角漬出血來，已經咬傷了舌尖。張青禾非常的驚慌失措。黎小霞含血噴了他一口，很兇慘的笑道：「惡賊，我誤遭暗算，我活不成，還不能利利落落的死嗎！狗賊，你只敢過來，姑娘有一腔熱血，都噴給你，你想輕薄我，你做夢吧。」破口痛罵不休，一臉慘厲之氣，悲憤至極。張青禾似乎束手無策，跳下草榻，遠遠的站在黎小霞對面，作揖，打躬，下跪，發誓，懇求黎小霞不要自殘，自戕，黎小霞嘴角瀝血，恨笑說：「惡賊，你的話我全不信了！現在只有一條道好走，還我衣服，解去綁繩，讓我自己個回家。我已教你害了，不是處女了，我就投託尼菴，出家修行。你小子只算是我的冤孽，我也不想報仇，我也決不能從你。你放下你那顆私心吧！我不是那種良懦女子，你休要妄想生米做成熟飯！」

張青禾楞了半晌，自己搔頭道：「我做孽做的多了，我所害的女人，只要跟我硬拒，我一定要她的性命。不知何故，我一遇上你，我就捨不得下毒手了。我實在是要娶你爲妻，從此改節向善。不料姑娘如此貞烈，殺你是捨不得，放你又如何能成。罷罷罷，黎姑娘我也不知何故，竟如此迷戀你，你放心，我就依着你，今晚天一黑，我就把你送回去。……姑娘若能可憐我這一段癡情，你只說出一個字，我就攜帶你遠走高飛。在你是躲避人間恥笑，在我是從此改過，另做新人。現在我也不必多說了，我先把衣服還你，把你手上的繩子解開，你

先歇歇，喝點水，吃點東西，我到夜晚，準來送你還家。」說着話，雙眸凝視着黎小霞，確乎流露出惜情愛意來。黎小霞牙恨得癢癢的，竟有抓不着，搔不着之苦。仍罵道：「狼心賊，你還是花言巧語，你無非是引逗我多跟你多說話，慢慢的好趁了你的心。賊子，你的狡計我已明白了，我現在就是……」張口吐出整個舌頭，竟要切齒狠咬。張青禾大駭，很快撲上來，用「黃鶯托素」，一手托住黎小霞的咽喉，一手忙伸二指，來向黎小霞嘴角探入，以免她含忿嚼舌。但黎小霞也非易與者，似乎不易搶救；大概是黎小霞飽受頓挫，歷時已久，神情激動，一晝夜未進飲食，又加以女子不如男子力大，何況又裸露，又被捆着，竟咬着牙，口發嗚嗚之聲，到底被張青禾按倒。咽喉被扣，氣息不通，自然的喘不成聲，自然的張開了口，張青禾的手指竟插入黎小霞口齒以內。

這一來，可以阻住嚼舌的慘劇，等到黎小霞稍爲緩過一口氣；便狠狠一口，咬住了張青禾的手指，而且下死力狠咬，毫不放鬆。張青禾疼得叫了一聲，要往外奪，忽想一奪必斷。他突然的將計就計，身子壓住了黎小霞，竟用自己的頭，來堵黎小霞的鼻子。扣喉的手更不放鬆，同時被咬的那隻手，也不住強奪，反而忍痛往裏深探。口中却連叫：「姑娘鬆口，姑娘鬆口！」到底，吃虧的還是女子，張青禾是三個手指被咬，既是護疼，又能用力，當他的三個手指被嚙出血之時，也正是黎小霞窒息欲絕之際。終於黎小霞慘哼一聲，支持不住，不自覺的鬆了口，將身軀一滾。把張青禾甩落。張青禾趁此取出一物，跪在榻上，按住黎小霞的肩膀，說道：「姑娘你真狠，你看你把我手指都快咬斷了，我實實沒有害你的意思。你看你滿口是血，我給你擦擦。從此我決不敢稍有輕薄之意。可是你不要自己殘害自己，你要明

白，舌頭一斷，就是殘廢人了！我給你拭去這血！」且說且湊，把一方絹巾，掩向黎小霞口鼻。黎小霞驚躍怒叱，已來不及，這手巾又被堵住了口鼻，一陣香氣過去，黎小霞又已於昏惘狀態了。迷迷糊糊，做了一個怪夢，夢見自己做了新嫁娘；丈夫忽然溫存，正向自己款洽；丈夫忽然狂暴，自己發出呻吟。……

等到黎小霞甦醒的時候，雄娘子張青禾已經偎在自己身邊，而且同衾共枕。黎小霞剛剛強作掙扎，那香氣又襲入鼻觀，再度失去知覺。……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，黎小霞忽為涼風吹醒，却已在夜間，已在人的背上。少年賊張青禾背負着她，出離了舊囚所，又改奔另一窩藏地方。

那舊囚所，原離黎家沖不遠，是一戶荒山民家，只有祖孫二人，便是陸跛和小毛。他們原是很窮的窳戶，孤寄荒山山根，四鄰無靠，猝然被張青禾劫持，逼做守票人。陸跛不良於行，小毛年歲小，他們倒想喊告，又想逃跑，却被張青禾持刀威脅住了。若單是張青禾一個人，陸跛也許要奔告鄰村保正，摘落開自己被賊強逼的底細。無奈張青禾又勾結了一個伏地小賊汪老四，由汪老四受他重賄，助紂為虐；陸跛祖孫就眼看着一個良家少女被賊囚禁在自己家內。陸跛脚步既不好，眼力又壞，竟一籌莫展的甘受賊人支使。然而陸跛懼禍的神情，已被張青禾看破；他是個年青胆大，妄為已極的人，他竟不怕陸跛被逼過甚，情急反噬告密。可是他也曉得久留山村，不甚妥當；距離黎家沖過近，誠恐黎老武師跟蹤尋來。因此，張青禾劫囚黎小霞，只在這貧苦窳戶家逗留了一天兩夜。他在窳戶家，玷污了人家處女的清白，立刻改裝出去，另覓落腳處所。據汪老四說，距此地四五十里，魏新屯地方，有一土豪，

招娼窩賭，廣事結納江湖人物，憑張青禾的本領，和嵩陽派的名望，前往投託，必可大受優遇。張青禾便問：「這個人叫甚麼名字，我若帶了這個姑娘去，他也敢收留嗎？」汪老四笑說：「這個人叫魏敬友，素常好友喜交，可謂名符其實。憑張爺這份品貌，你去了，他一定歡迎。至於你老若是帶個女相好的去，那他決不在乎，就怕你老架的這個肉票，到了那里，狂呼亂喊，瞞不住他。魏八爺他是光棍眼，賽夾剪，恐怕看破您的真相，就不好了。你應該對他實話實說，您再小小的打點打點他，也許能成。這就看您……」意思是說：「看你開竅不開竅了，」不好意思明說，改口道：「只要你應付得當，一準能成。」

張青禾點了點頭，說：「魏敬友這個人，我也知道他，我有個朋友跟他認識。」立刻奔魏新屯，見了土豪魏敬友。魏敬友年約四十二歲，生得兇神一樣，大高個，黑臉堂，却是見人便笑，很顯得親切似的。當日見了張青禾，彼此寒暄。張青禾便舉出他那淫朋的名字來，求魏攀交，並求借寓。魏敬友久聞嵩陽派劍客的威名，有心結納，立刻答應了假館，並開筵款待；他自然不曉得張青禾已是嵩陽派的叛徒。筵間酒酣耳熱，問了張青禾是否借有夥伴；張青禾趁機捏了一套話，向魏敬友說：「若說小弟本人，既在江湖上闖蕩，正是隨遇而安，到處爲家，甚麼地方都能住。偏偏我現在攜帶了一個累墜物，須要躲避官人耳目，故此必須投託好朋友保護了。」

魏敬友問他：「帶着甚麼累墜？」張青禾把捏好的話，一字一板說出來，說他自幼和一位姓黎的武林人家的女兒訂婚；不幸小弟身遭家難，投入嵩陽派學劍，志在替父復仇。茲因女方已然及笄，小弟奉母命前往岳父家，請定婚期，擇吉完娶，以便延續宗嗣，然後小弟就可

以捨身復仇了。不幸家岳父人品卑鄙，欺我年青，嫌我貧乏，不但不允成婚，反而逼勒退婚。是我一怒和他吵鬧起來，我那大舅子也不識大體，幫着乃父，跟我動手。幸而小弟手底下還有兩招，當時沒被打敗，可也不能再留。小弟頓足出來，就向家岳父說，我與令愛小姐，自幼訂婚，愛好做親；你既嫌貧愛富，我可就仗恃本身拳技，一定要把令愛圖娶到手。我們翁婿打了賭，我就設法把未婚妻搶娶過來。……」

魏敬友道：「哦，有這等事，這就叫搶親！你搶到手沒有？可是要在下幫忙嗎？」張青禾與致勃勃的說：「我謝謝你的好意，我已然搶親得手了，現在內人已然和小弟成親了……」魏敬友道：「我給老兄道喜，這是多咱的事？」張青禾道：「就是眼下的事，我已然跟內人成了親，可是我曉得家岳父猶不肯甘休，正在滿處託武林朋友，跟我搗亂，還想把他的令愛奪回。小弟現在就是帶了賤內，滿處躲避。意思是要請老兄幫忙，容我夫妻在尊府暫住兩天……」

魏敬友哈哈大笑道：「令岳也太難了，人是生米做成熟飯了，他還搶回去做甚麼？老弟就是這一點小事爲難啊，不要緊，你全交給我；我可以出頭，找令岳老先生，勸他一勸。你只稍爲給他一點面子，給他磕幾個頭，他還有甚麼法子好想？令正嫂夫人呢？現時就在這裏嗎？何不請來一見？你們兩口子一定是一夜夫妻百日恩，當然沒甚麼說的了。你爲人又這麼英俊，武功又這麼好，她一定很愛你的了，可是的嗎？」張青禾故意臉一紅道：「她太年青，今年剛十七歲，免不了胆小害怕，哭哭啼啼，差點沒把我當了強盜，這兩天好多了。」

魏敬友打趣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洞房花燭夜，過於強暴了，招得嫂夫人受不了，

一定哭鬧的。現在你們已經幾天了？她一定跟你情投意和的了？」張青禾故意說道：「魏老兄不要打趣我，她年紀太小，簡直跟小孩子一樣，動不動就哭。回頭我把她接來，老兄可不要看我的笑話啊。」

魏敬友問：「你甚麼時候接她？」回答：「今天夜晚。」

魏敬友笑道：「只有娶後婚，才在夜間。」張青禾道：「但是我們這是搶親啊。」魏敬友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忘了這一層了，但不管怎樣，既有好朋友引見，又憑老弟這樣人物，況又是婚姻大事，並不是爲非做歹，我在下一定要幫忙的，老弟你請放心好了。」

這個土豪滿口答應，張青禾大悅，當時告辭，火速轉回窰戶。見了黎小霞姑娘，還在昏迷呻吟，張青禾把黎小霞先救醒，勸她喝一點水。挨到子夜，冷不防又給拍上蒙藥，用揹包攀帶，把黎小霞揹在背後，離開了窰戶陸跛之家，直投魏敬友的莊院借寓。

「光棍眼，賽夾剪」，張青禾那一套「搶親」的話，雖然一時騙動了魏敬友；可是等到把人揹來，魏敬友一見黎小霞的形容氣度，頓時動了疑。黎小霞被張青禾撮弄得昏昏沉沉；魏敬友拿着鬧洞房的口吻，調笑了一陣，黎小霞仍然瞋目不語。魏敬友忙問：「張老弟，弟婦這是怎的了？」張青禾道：「吓病了。」魏敬友便不多問，給張青禾撥了三間精舍，算做夫妻倆的洞房，另外撥給一個年青精幹的女僕，一面服侍，一面察看。這一來，當天夜間，沒有看出形跡，張青禾算是跟着新娘子老早老早的睡了。等到第二天白晝，張青禾不能永遠用蒙藥麻醉黎小霞，麻醉過久，人將死亡。等到黎小霞稍稍甦醒，依然倔強，痛罵着張青禾，而且不許張青禾近身。張青禾再三陪笑哄慰，可是到底不敢給黎小霞解綁，只一解綁，便

打起來了。像這情形，十分尷尬，魏敬友很快的曉得了。魏敬友想：「這不像是搶親，恐怕是綁票。這個女的一定是良家婦女，被張朋友看上了，就架了來，強逼成親。簡直說罷，這是強奸女肉票，決不是掠婚。」魏敬友手底下也有些個狗頭軍師，立刻替主人挑眼，說：「姓張的現在借你老的樹蔭涼，他又扯謊不說實話，他太不夠朋友。當家的你看怎樣，索性給他一下，再不然，把他驅逐出去罷。」

魏敬友低頭一不以爲然。問手下人說：「那個女的漂亮不？」狗頭軍師笑道：「當家的沒看清嗎？我們更沒看清了。」魏敬友道：「那個女的不知教小張怎麼整治的跟死人一樣，躺在床上，連眼都睜不開，臉上氣色很難看，可是骨格兒，面龐兒確足夠十成人材。：：這樣辦罷，咱們先不揭穿，今晚上咱們也學人家，偷聽聽新房，就可以聽出真相來了。」

當日白天，魏敬友假裝不理會，仍上他的賭局去照應一切，並邀張青禾，前去觀光。張青禾惦記着黎小霞，不肯離開，魏敬友也就不再強邀。混了一個白天，挨到夜晚，張青禾把黎小霞治醒，仍用好言語勸誘。黎小霞只稍爲逞強，張青禾使用蒙藥，再把她朦過去。等到黎小霞醒轉，張青禾照例偎在她身旁，而且並肩共枕了。黎小霞痛忿異常，自知不能硬拚；忽然做出認命的意思，向張青禾含淚說道：「我已經失身於你，你口頭上說的儘好，可是動不動總拿蒙藥朦我。我現身覺得神智失常，我的性命簡直要斷送你的手。你只要不再動蒙藥，不再行強，我就將錯就錯，把身命交給你了。」話中還有倔強的模樣，却已流露出屈服的意味。而且漸漸的雙眸流盼，已對張青禾不吝顰笑了。

張青禾大喜，心想自古烈女怕纏郎，我這一味軟磨，到底把這位黎姑娘制服住了。張青

禾便哄着黎小霞起了誓，兩人從此矢共白首，黎小霞甘心下嫁；然後張青禾也起了誓，矢以黎小霞爲妻，決不變心。然後兩人講和，張青禾把黎小霞手足的捆繩暗暗解去。

黎小霞這時候已然折磨得半死，外面穿着衣服，裏面上着綁，現在解縛，她的手腕和腳脛被捆腫了。而且兩日夜未進飲食，更覺氣餒，心跳。黎小霞現在決計忍辱求全，暗中別作打算。張青禾色欲迷心，忘了自己的強暴，反而迷醉黎小霞的曲從；以爲黎小霞真個沒奈何，「生米做成熟飯」，要甘心認命了。

起初，張青禾還悄悄作防備，後來黎小霞竟含羞帶愧，閉目受辱，不再掙扎，張青禾可就越發動情了。張青禾投到魏敬友這裏的兩三天，黎小霞已然恢復了身體的自由；而且張青禾向她獻食獻飲，她也忍恥接受。魏敬友一黨在外面偷看，竟誤認爲真是新婚夫妻的舉動；新娘子本來是半推半就的。張青禾一臉褻意，黎小霞滿面嬌羞，閃閃躲躲，真像洞房調情。

魏敬友的黨羽偷聽了一夜，並沒聽出甚麼可異行動來，倒聽出張青禾和黎小霞商量量，要遠走高飛，到他鄉安家立業，這口氣和張青禾所編造的「掠婚」故事恰好吻合。黨羽們把偷聽的話告訴了魏敬友，魏敬友半信半疑。想了一想，定規了一個日期，特設小筵，請張青禾和新娘子小酌，就算謙請新婚夫婦。魏敬友對張青禾說了，張青禾又對黎小霞說，黎小霞拒不肯出。她本是自料陷入人家手心，勢力不敵，既已打定主見，姑且忍恥，以求密計之成功。現在再教她和張青禾的朋友見面，坐實了賊徒新娘子的身份，她無論如何，也不肯允諾。她已看出張青禾對自己猶存顧忌，明知酸拒，將使張青禾更生戒心，她就滴着眼淚，向張青禾央告：「我不是好人家兒女，不幸遇着你這前世冤孽。我既然決計嫁你，便盼你從此

洗手，你爲甚麼還跟他們這些人拉攏？你要是真愛我，不但明天的筵會不必參加，我還盼望
今天，我和你趕快離開這裏，遠走高飛。從此你和我全都更姓改名，擺脫親故，另作新人
。你若依了我，我們就算是夫婦，不然的話，我還有一個死呢！

半軟半硬的說了這些話，神情悽豔，張青禾不覺動心，不忍強迫。黎小霞便又向張青禾
要求，趕快離開此地，越快越好。張青禾見黎小霞既然順從了他，心中十分慶幸，對黎小霞
的懇求，不忍峻拒立刻答應了，兩三日內，卽行遷走。黎小霞便做出高興的模樣來，用好言
語敷衍着。

但是到了第二天，魏敬友和他的小妾，已經特設小筵，堅邀張黎二人入座。黎小霞依然
拒不出席，却攔不住魏敬友的小妾，強來勸駕，力說在內宅設筵，並無外人，張青禾也在旁
慫恿，魏敬友也過來親勸，到底把黎小霞強架出來了。主人是魏敬友夫妻二人，客席自然是
張青禾和黎小霞。黎小霞強忍羞憤，勉強入座。魏敬友和小妾都向張黎二人賀喜，調笑，頗
有鬧洞房的意味。張青禾自然揚揚得意，黎小霞強忍怒火，到後來終於忍耐不得，借故離席
，逃到別館。可是黎小霞一走，張青禾也坐不住了！立刻追到別館。黎小霞默默的臥在床上
，眼含着淚；張青禾上前溫存，黎小霞很怨恨的看他一眼，躲到一邊了。

張青禾到底看定黎小霞，在魏敬友處，寄住了五六天。最後，方才告辭，帶着黎小霞，
決計東行。這天清早，僱了一輛車，離開了魏宅，打算先奔萍鄉，再投羅霄山。張青禾自知
強劫黎小霞，黎小霞雖已曲從，他多少仍不放心。不料一從上路，黎小霞似乎十分趁願，臉
上一點不帶怨恨的神氣，指東說西，打聽沿路風景；似乎久居深閨，一旦上路，眼界忽寬，

非常的欣悅，張青禾大放懷抱，向黎小霞百計獻媚。說是：「將來我們覓定隱居之所，從此你我夫婦誓作新人，你既喜歡野遊，我天天陪伴你遊山逛水，再不做綠林生涯了。你正是我的恩人，我若得歸正道，全是霞妹你的威力了。」黎小霞臉紅紅的，只衝他強顏一笑，末後又點了點頭，悄說：「你不要亂說了，咱們是心裏有數好了。」兩個人真像夫婦一樣，女的坐在車內，男的跨在車轅，往前趕路。這一天到了萍鄉附近，投入一家荒村野店。飯後就寢，黎小霞忽然抱頭說：「我很頭暈。」又說：「我要吐！」張青禾試摸他的頭，倒不其熱，只是青筋暴露，呼吸似乎濁重。這夜晚黎小霞很是折騰，張青禾小心服侍，直鬧了一通夜。次日清晨，張青禾還想趕路，黎小霞滯床不起，輕聲低呻，說是實在支持不來了。張青禾還想催促，黎小霞睜着幽怨的眼道：「你把我折磨得半死，你還逼我上路嗎？你也不想想，我都教你毀死了！你真要斷送我一條性命嗎？」

話是這樣哀悽，張青禾再不忍催。兩個人就在這萍鄉郊外小店內，停留下來。黎小霞的病似乎見重，要求張青禾給她尋醫求藥；又要求張青禾就近另覓民家，以便借寓養病。黎小霞說：「這小店太髒，我忍受不住了。」但在這荒山野店，向何處去尋醫求藥？張青禾不肯拋下黎小霞，獨出訪醫，他仍恐黎小霞偷跑。黎小霞便恨恨的責備他沒良心：「我如今已跟你這個樣子了，也彼此發過誓了，你怎麼還不放心我？」張青禾笑道：「因為我愛你過甚，你是我的性命，我怕丟了你，就要了我的命！」黎小霞睡了一口道：「你還作踐人！你打算活活看我病死！好罷，我知道你的心太歹毒，我就死在這裏罷！」

張青禾既不肯給她訪醫，她就躺在床上呻吟，連飯食也不吃了，她似乎要絕食自盡，張

青禾又慌了，再三再四的央求，先勸黎小霞往前趕一站，到了大鎮甸，便可就診，黎小霞仍以病重不能動轉爲辭，不肯上車，張青禾無可奈何，這才於次日早晨，帶領店夥，到附近鎮甸求醫。他一來一去，很快的轉回來了，邀了一個年老郎中，給黎小霞診脈，說是感冒勾動了他病，怕有轉傷寒的危險。開了藥方，受了馬錢，便告辭去了。張青禾立命店夥前去照方抓藥，自己買了一些鮮果，陪着黎小霞，極力安慰着她。

黎小霞原來主意，似要把張青禾支出半天；無奈張青禾潛存提防之心，去的快，回來的更快。黎小霞便閉目假裝病重，一來可以拒絕張青禾，不教他再來膩煩；二來故意折騰張青禾，教他不得休息。自己倒在床上，呻吟喘息，做出懨懨欲絕的樣子；張青禾心上十分矜憐，不知怎樣哄才好。白天他既訪醫求藥，夜晚又親侍湯藥，這樣只做了三四天，病人倒不怎麼樣，侍候病人的張青禾可就晝夜不得安眠，有點犯渴睡，精神很覺不振了。

張青禾坐在病榻旁，不住打呵欠打盹。黎小霞偷眼一看，暗暗歡喜。到得第四天頭上，黎小霞從表面看，病越加重，而且會發囁語，夢中啼哭不休，張青禾見狀越發心憐。挨到黃昏黎小霞突然咳了一口血，血噴在床上。張青禾吃驚道：「噫呀，霞妹，霞妹，你怎麼吐紅了！」竟忍不住落下淚來，拉着黎小霞的手，心上似乎非常自疚自悔。黎小霞強睜雙眸道：「我是薄命人。想不到遇上你這個冤孽，我的貞操已被你毀害，我的性命恐怕也要葬送在你手。我已將錯就錯，情願嫁你了，你還是不放心我，總這麼釘着我，怕我逃跑似的。我饒認了命，你還是不肯信任我，我簡直是那輩子欠了你的血債。央求你請好郎中，你總不肯離店。張青禾，我死在你手裏就是了，你不覺得缺德嗎？」

張青禾低頭無語，半晌說：「我實在是壞人，我現在要贖罪，我就給你延醫去。」黎小霞道：「你就是延醫，你也不該在這附近村鎮，找那無能的草頭郎中啊。」張青禾站起身來說：「我一定去上大城市，尋訪名醫，你好好養着！」很慌促的穿上長衣服，走出房間。向店家打聽了一回，挨到天剛破曉，張青禾特意雇了驢，帶一店夥，到數十里外，訪求名醫去了。黎小霞候到張青禾已去，假裝扶病小瘦，慢慢下了床，到店院中看了一回，又到櫃房打聽了半晌，回轉房間，把門掩上，悄悄的在地上來回走溜。又將張青禾所留的包袱偷偷打開，內中只有數十兩紋銀，和一些珍寶值錢之物，還有一把刀，黎小霞要把他的害人物，那薰香蒙藥搜出，不料張青禾沒肯留下。

黎小霞便坐在床上，把腿腳紮裹了一回，望着門窗，歎恨了數聲，低頭默想今後的辦法。一件事是要逃出魔手，一件事是要雪恥報仇；她心上最難過的是，自己被擄失身，已隔時半月以上了。如今甘言從賊，詐病圖逃，却是逃到何處去呢？如要逃回家鄉，她的父兄不是深以自己失身爲恥？是不是四鄰鄉親都要看不起自己？黎小霞明明記得，數年前鄰郡有一富室少婦，被賊掠去，本來是綁票勒贖，她的娘家婆家都引爲深恥，諱不肯救，也不肯贖，對外面人不說少婦失蹤，反說少婦已死。到後來少婦不知用何法，感動了盜首，盜首竟乘夜把她送回家來。結果婆家嫌她失蹤隔日已久，斷定她早成失貞之婦，硬把她休回娘家了。她娘家的人，老父老母雖然哀憐女兒的不幸，她的哥哥嫂子，兄弟弟婦，都以爲這位失身票匪的姑奶奶太沒有廉恥了，怎麼會跟盜黨混了好幾個月，而且竟能感動盜匪，把她送回？那一定是她犧牲色身，獻媚盜壻，故此才能換得虎口逃生。她的嫂嫂弟婦們竟全都拿冷眼冷語挖

苦她，家中的別人也似乎把她看成不祥之物，有的不願答理她，有的故意漫罵賊婆娘，有的故意向她打聽陷入盜羣的情形。結果，在這位富室少婦逃出匪窟，見棄夫家，避居母家的半年後，受不住冷待和毒諷，竟很悲憤的自戕了。

黎小霞一想到這位富室少婦，立刻推想到自己的遭際。自己跟這少婦正是一樣，並且少婦還是已嫁之婦，自己乃是守貞未字的處女，比少婦更屬不幸。因而推想今明晚就要設計刺殺張青禾，逃出店房，奔回家鄉；到了那時，自己的父母將怎樣看待自己？自己的哥嫂是否悲憐自己的惡運？抑或卑視自己的無恥？……骨肉雖親，縱不致倖災樂禍，也終不免憎惡不祥人的遭際吧！黎小霞設想來日，不禁珠淚橫頤，痛不欲生，忽然她想出一策，自己一定要報仇，要雪恥，並且一定要轉回家門。見了父母兄嫂之後，自己便對他們表示：這一番本已無顏回家，所以要回來的緣故，就是向家人報告，自己並沒有甘心從賊。現在自己已然逃出來了，可是自覺有玷門楣，無面目再見親族；如今只求與父母生晤一面，決計今後要削髮出家爲尼。……是的，這樣表示之後，家中人如有菲薄之意，我便不削髮，我便橫刀自殺！」

黎小霞想到痛切處，如醉如癡。又想到張青禾這個少年賊，他把自己害了，他又對自己屢示懺悔之意。看他年青青的，竟甘心做了採花賊，他說他是受了淫朋的引誘；如果自己肯於下嫁他，他將洗手改節。他說的話儘管好，可是他把自己強擄來，又用蒙藥敗壞了自己的童貞；難道自己真就將錯就錯，甘心自污，做一個少年採花賊的妻室嗎？

「不能，不能，……他害了我，我無論如何，也該拿他的血，洗刷我的恥辱！」黎小霞想首臉一紅，又復懷懷然志切復仇了。

當下默想了一陣，估計時候，又悄悄出去，買了一些食物，非爲飢餓，只是預備出走，恐怕枵腹氣餒。趁人不見，吃了一些，又喝了一些水；便躺在床上，再裝病重。——原來他的吐血，只是咬破舌尖，借以吓嚇張青禾，催他出去求醫罷了。挨到過午，張青禾才急急忽忽的回來，從四五十里外大鎮甸內，邀來了一位比較有名的郎中，這郎中本不肯出診，被張青禾出重金，又威嚇着，強給逼上車，請到這小店裏來。這郎中已然五十多歲，架子很大，本領平常，見張青禾發怒，勉強來了。剛進店房，就問病人在那裏，快請來診脈。

張青禾滿頭大汗，把郎中陪到床前，說道：「娘子，醫生請來了，你醒一醒。」黎小霞佯裝睡醒，微發呻吟，轉過身子來，任聽郎中診脈。郎中閉眼診了左右手，點了點頭，對張青禾說：「病不要緊！這只是氣鬱傷肝，三焦火盛些。」問到吐血之症，郎中說：「婦人們吐紅症，是不要緊的。」遂到桌旁，取出紙筆開了藥方，說道：「吃了我這藥，如果見輕，就照原方服下去。如果不見輕，你閣下再請高明。」張青禾忙道：「如果不見輕，我還要請先生費心出診的。」郎中中心不願，含糊答應着，拱了拱手，告辭登車回去了。張青禾安慰了黎小霞幾句話，忙又打發店夥，快去抓藥。黎小霞催他自己去，他只是不肯離開；黎小霞故意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是死也不放心我，我很明白！」張青禾委婉說：「我實在不放心你的病。」黎小霞道：「甚麼不放心我的病，你是不放心我的人罷了，你還是怕我跑了！我都眼看死了，你還是藏着壞心眼，你真真是我的冤孽！」說得張青禾嘻嘻直笑，偷偷附耳說：「誰教我喜愛你呢！」

張青禾就坐在床邊上，極力溫存，黎小霞忍而又忍，又想出一法來，向他說：「我這功

夫口乾舌燥，想吃一點涼東西。」張青禾忙說：「你想吃甚麼？我叫店夥去買。」黎小霞道：「他們開小店的人，會買甚麼？還是你出去一趟，擇那新鮮的果子，給我買一點來。」張青禾趕快的答應了，出去尋買。可是小鎮甸並沒有好果子，黎小霞吃了幾口，說不好吃，教張青禾給她尋購蜜餞的棗梨。張青禾趕快又去買蜜餞果餌。如此折騰了好幾遍，黎小霞故意做出撒嬌撒癡了勁兒來，要使張青禾出入不息，感覺疲倦。

這樣又磨煩到黃昏時分，店夥才把藥抓來，黎小霞故意兒又叫張青禾親自給她煎藥。藥煎好，剛服下去，黎小霞暗暗伸指探喉，頓時大吐，呻吟不已，苦着臉說：「不好，不好，我心上更難過了，我覺得肚內發空，兩眼發黑……」在床上起來倒下好幾次，帶出藥不對症，病更危殆的樣子；把個張青禾鬧得束手無計。直到二更後，黎小霞方才不折騰，似乎昏睡過去了。張青禾果然疲倦不堪，頭剛挨枕頭，發出沉睡的鼾聲來。

張青禾剛睡熟，黎小霞便發出呻吟聲，試着叫張青禾的名字，說口渴思飲。連叫數聲，張青禾鼾聲如故；又試着推了兩下，依然不醒。黎小霞輕輕翻身坐起，剔燈注視張青禾的睡態；半晌，悄悄披衣下地，結束停當。第一手，先把張青禾那把匕首刀，盜取在手。這把匕首刀雖壓在張青禾的枕下，刀柄却有繫繩，仍縮在他的腕上。黎小霞輕輕的抽出，慢慢的摘下；吓了一頭汗，方才得手。

黎小霞利刀在握，心神一寬，不禁低呼一聲。此刻決計逃走，但不甘心一走了事；她還要復仇。她急急的屏息甯神，把房間打量了一周，門戶已拴，外面寂無人聲。她惡恨恨釘了張青禾一眼，心頭小鹿不由亂跳，忙又把手當胸一按，鎖住心神。提刀先走到後窗前，悄悄

劃開窗縫。不料這後窗是釘死的，劃了一陣，未能劃開，反倒發出響聲來。她只得轉身潛開屋門，躡足溜出門外，探了探路，趕緊退回來，第二手，就來盜取張青禾的兜囊。

這兜囊內有張青禾得自淫朋的薰香迷藥，張青禾雖與黎小霞同宿，仍存警戒；這兜囊臨上床時，固然解下來，一等到要睡熟，便又改繫在腰間。他似乎早就提防着這個同床異夢的人，會有竊囊盜刀的舉動。黎小霞此時心頭依然突突的跳，左手提捉着匕首刀，右手便來輕輕掀被，輕輕摸索到張青禾的腰際，要設法把皮囊摘取在手，如此，就算拔去猛獸的爪牙了。她却戒備過度，自知慘遭挫辱，體力消耗不支，又加數日偽病忍飢，深恐氣力上敵不住張青禾，倘或把他驚醒，自己勢必吃虧。故此黎小霞不敢放下刀子，用雙手解囊。心想隻手探囊，固然費事，倘被警覺，左手刀還可以刺仇自衛，她倉卒之間，竟忘了先行刺，後盜囊的透澈行動了。她雖會武，從未傷過人，也未做過夜行人的伎倆，於是他做錯了這一步。

當她剛剛的探着兜囊，摸索着要摘解，張青禾突然驚醒了。而且最糟的是黎小霞做這事，本該吹熄燈。她因為缺乏夜行功夫，不能摸黑動手；這樣她固然看得明白，張青禾一驚醒，當然也看得明白了。

張青禾驟然張目，雖未看清一切，却立刻從直覺上，感覺到黎小霞居心叵測，已有異圖。他立刻喊了一聲，右臂往外一揮，同時身軀一滾，同時飛起了一隻腿。就在同時，黎小霞驚惶失措，慌不迭的縮右手，將左手一舉一落，匕首刀照張青禾擱下去。「哎呀」一聲，刀鋒入肉。同時黎小霞也失聲一叫，往後倒退下來；她已被張青禾踢中一脚，整登在肩頭上。張青禾血淋淋的跳起來，如負傷的獸，大叫：「好了頭，你暗算我，你跟我全是假的呀！」

整個身子猛撲過來。黎小霞若不失措，只憑這柄匕首，便可把負傷乍醒的張青禾給結果了。她却害怕張青禾那個萬惡的迷藥袋，見行刺一擊未誅，頓時氣餒。她身上本來氣力未復，百忙中，抽身急退，趁勢撲滅了殘燈，立即奮門逃出去。

張青禾的胳膊被傷刺三寸多長口子，血流如注；倉卒忘了痛，如飛的追出去。也忘了自己衣履不整，也忘了兵刃不湊手。但等到黎小霞逃出店院，跳牆跑到街上，張青禾跟蹤追上來，被夜風一吹，身上積伶伶打了一個寒戰。臂上的血濺到身上，冰涼濕黏，更奮力一跑，傷口疼起來，漸難忍受。他就霍地轉身，又奔回店房，撕衣襟忽忽敷藥裹創，摸了一條木棍，披了衣裳，重復急追出來；這樣往返一折騰，黎小霞早已逃遠。却是黎小霞太沒有江湖經驗，白天問明道路，此刻竟投直道逃去，一點也不曉得曲折繞避。在月光下，一路直奔，只跑出三四里地，便被張青禾緊尋犬吠，遙望人影，很快很快的綴上了。夜闌人靜，古道荒郊，月影下一望茫茫，張青禾約略逃蹤，試着大聲吆喝起來。

黎小霞本可以藏匿，她跑得太慌，喘息不堪，回頭望見追來的人影，又聽見喊聲，她窘迫得幾乎要自殺。渾身力氣已然不支，強睜四望，近處有一片濃影，被輕霧籠罩。黎小霞以為這必是小村莊，趕緊提一口氣，雙足用力投奔過去。張青禾大呼小叫，立刻追了過去。到最後，此奔彼逐，他們倆相距還有半里多地。張青禾揮木棍趕到村邊，陡聞村內犬吠聲四起，立刻說：「好了，我看你這丫頭往那裏跑！」可是他多少曉得江湖禁忌，心想這一入村搜尋恐不免驚動了居民。自己必須打點好應付的話頭：略一遲疑，繞村走了半圈，然後飛身闖入村口：一面提防暗算，一面提防居民的干涉。

第七章 蝶戀花愁俠女夜奔

這功夫，黎小霞宛如窮鳥投林，當真撲入這不知名的小村。這一陣犬吠，竟驚動了村中一個武林中人物。

黎小霞提着那口七首刀，喘不成聲，鑽入村巷，東藏西躲，被巷犬圍住了，衝地亂吠。她幾乎要放聲痛哭，恨罵這欺人的惡犬。東藏不妥，西躲不甯；她十分無奈，逃進了一家村舍。野犬竟對着這村舍，亂叫成一片；頓時引起了那個武林人士的駭異，披衣提刀，突然出來尋看。同時也引起了窮追不捨的張青禾，緊尋犬吠，撲到這村舍。少年賊張青禾掄木棒，直入小村，尋到黎小霞藏伏的所在，低喝道：「黎小霞，你出來！你安心騙我，你還暗算我！是我先對不過你，你只乖乖的出來，我便饒恕了你。你要不知好歹，我可要下毒手了！」黎小霞藏在人家院內黑影中，已然喘成一片。任聽張青禾叫罵，無力回答。手提七首刀，凝視外面。突然間，又聽張青禾喝道：「小霞，小霞，我看見你了！」飛身一聳，上了牆頭。黎小霞再也忍不住，切齒罵道：「你這萬惡的淫賊，我是好人家兒女，我豈肯從你這下五門的賊子，姑娘不幸，今天死在你手，也不能從你！」從黑影中跳出來，就要跟張青禾拚命，却又怯着他的那惡毒暗器。

張青禾在牆頭哈哈一笑道：「丫頭，我跟你前世的冤家。像你這樣的女子，死在我手裏，足有三四個；我越不想殺你，你越想找死。你就找死，我仍不殺你。丫頭你過來，你看你扎的我，我不計較你；你好好的跟我走罷，我是一死兒愛上你了，你逃不出我的手心。」

「說時，一躍落地，掄棒照黎小霞打來。黎小霞奮力抗鬥，氣虛不敵，又怕張青禾再發迷魂袋。強支幾個回合，奪路又逃，口中發出喊聲：「救人哪，救人哪！惡賊殺人了，搶奪婦女了！」且喊且跑，奔到後牆，努力竄上去，往下一跳，腳一軟，頓然栽倒，一滾身爬起來又跑。

張青禾窮追不捨，也剛剛跳上後牆，見狀大喜，叫道：「小霞，你喊救也不成！來罷！」做出擺拳的樣式，飛身下跳，來捉黎小霞。這時候，那個武林人士看得清清楚楚，聽得明明白白。「這分明是一個女子，被一個男子追逐。……哦，這叫的多半是逃跑的女肉票，追的是架綁婦女的惡淫賊！」却又轉想：「也許還有別情，我要小心了。」陡然抽出刀來，一聲不響，從斜刺裏撲到。

這時候，黎小霞跟踉蹌蹌，跑出十數步，似已力盡氣竭，不能支持；可是他終不甘心束手受擒。喘不成聲，回身罵道：「淫惡賊，你喪盡天良，姑娘今天就死在你手，也不能再受你的污辱了。」止步挺刀，預備拚命，如果實不能勝，便要自殺。可是她猶存一線生望，現已逃在小村中，她希望喊出居民來救助自己。不知怎的，竟喊不出人來，忍不住一面釘視張青禾，一面偷眼四顧。

張青禾彷彿「棋勝不顧家」，如飛的搶上來，掄木棒要打飛黎小霞的短刀，再把人活捉回去。他剛剛往前一撲，陡然聽聲身後一陣冷風撲到，一個人厲聲喊道：「呔，站住，不許動！」張青禾應聲忙往旁一閃，黑忽忽一件東西，擦身落到地上。立刻有一個短裝男子，提刀趕到，趁着男女兩人錯愕尋視之際，這個人橫身跳到黎小霞和張青禾的中間，喝問二人：

究竟怎麼一回事？爲何半夜裏追殺凶毆？

黎小霞忙叫道：「這位壯士救命！這東西是土匪，他搶男霸女，他把我擄去，我剛逃出來，他要追擒我，污辱我。他是綁票匪，他是採花賊，萬惡的強盜。」

張青禾忙道：「胡說，你這位朋友少管閑事。她是我的女人，她背夫逃走，我是追趕她，你不要多管。」

兩個人各說各辭，可是黎小霞趁着有人來救，越發振吭狂呼，意欲驚動全村。張青禾到底做賊心虛，不敢任聽她亂喊，竟厲聲道：「丫頭，不許你亂喊，趁早給我住口！……」抽身子，跳出來，掄棒便打。黎小霞急忙招架，那個武林壯士立刻橫身過來阻止，厲聲說：「不許動，全給我住手，且說且掄刀逼住張青禾，喝問：『你教甚麼名字？』又問黎小霞：『你到底是他甚麼人？』」

張青禾叫道：「你管不着！」

黎小霞忙道：「我不是他甚麼人，他是賊，我是受害的好人家姑娘。」

武林壯士說：「你怎麼會武？」

黎小霞倉卒不及深思，脫口說：「我是黎家冲黎鏢頭的女兒，我自然會武，我是受了這賊的暗算。我家離這里不遠，他是外路賊，你不要聽他胡說。」

那武林壯士恍然省悟，立刻向張青禾喝道：「你分明是外鄉口音，你的話多半全是謊言，你趁早丟下那棒子。……」

張青禾厲聲道：「放狗屁！」不等壯士說完，掄木棒照壯士就打。壯士哈哈大笑，罵道

：「你一定是個賊了！」立刻揮刀還攻，跟張青禾打起來。黎小霞大喜，喘息稍緩，忙向那壯士叫道：「這位壯士，我謝謝你，請你活擒住他。他是使薰香的採花賊，千萬不要放走他。」略爲定一定神，挺匕首刀，上前助戰。

張青禾使的是倉卒尋來的木棒，武器既不趁手，又在負傷窮追之後，跟這武林壯士鬥了幾合，不能制勝。偷看這武林壯士，穿一身尋常短裝，臉上用一塊青布遮着，不能認出本來面目，只聽口音，却是個年青人。手中刀霍霍舞動，頗爲精熟，若在平時，張青禾還能打得過，現在却不行了。等到黎小霞揮短刀上前助戰，張青禾越發不支。三個人團團纏戰，雄娘子漸感應付不暇。突然間，武林壯士一刀擱來，雄娘子張青禾揮棒一閃，黎小霞的匕首刀冒險從背後襲來。張青禾大呼一聲，回身招架；那幕面壯士又掄鋼刀，「獨劈華山」，狠狠劈到。張青禾急閃不迭，橫棒急架，磕察一聲，手中木棒被壯士的折鐵刀削斷一截。張青禾大驚旁竄，黎小霞又探身追到，匕首刀奔後心刺來。張青禾挺半截短棒，狠狠一盪，噠的一響，黎小霞的匕首刀脫手橫飛，她不禁大駭後退。張青禾急急追上去，掄棒再打；幕面壯士大叫：「好賊，看刀！」張青禾覺得背後生風，不敢追擊黎小霞，慌忙回身自救。黎小霞趁此時機，脫過險境，趕忙去搶那落地的匕首。張青禾閃開了壯士的急襲，偷眼瞥見黎小霞俯身取刀，便也飛身一躍，掄棒一幌。吓得黎小霞往旁一退，張青禾便將地上的匕首，用脚踏住。

幕面壯士道：「好賊，還不受縛！」將手中刀一展，照張青禾急攻過去。張青禾不敢再用木棒招架，竟被衝退。幕面壯士欺身硬進，刀照張青禾肩脚削去。張青禾不覺又一退，幕

面壯士早已迫到那墜刀之處，一面刀不停揮，照敵猛砍，一面用脚尖一踢，把那地上的七首踢到黎小霞面前。黎小霞立刻搶起了七首，重來攻鬥。

張青禾心知不敵，幕面壯士刀法太緊；張青禾且戰且退，急欲抽身佯退，以便發放暗器。黎小霞忙喊道：「這位壯士留神，這惡賊又要發放他的歹毒暗器！」壯士笑道：「不要緊，惡賊，你不過會使迷魂袋一類的東西，別人害怕，我却不怕。」刀光一展，先搶上風，把張青禾圈住，不使他得手。

不料張青禾的暗器囊，倉卒穿衣時，套在裏面，掏取很不方便。那武林壯士已經提防到這一節，冷笑着罵道：「你真是採花賊，你這招施不出去。」越發展開了迅速的刀法，要把張青禾砍倒。張青禾兩次佯敗，欲抽身發放暗器，全被這武林壯士緊緊釘住，不容他緩手。黎小霞也強自支持，運用七首短刀，夾攻張青禾。照這樣，三個人又鬥了二十幾個照面；武林壯士刷的一刀，對準張青禾刺去。張青禾慌忙招架，被這壯士翻手又一刀，猛劈下去；張青禾提棒往外一盪，噹的一聲響，木棒突被磕飛。張青禾驚惶急竄，黎小霞趕上來。狠狠一七首，照張青禾軟筋點去。張青禾拚命又一跳，喝道：「看暗器！」一條將手一揚，黎小霞驚弓之鳥，大驚後退。張青禾怒罵一聲，撥頭疾跑，原來是虛招。

那武林壯士恰好堵截過來，刀尖一指，喝道：「還不受縛！」張青禾慌忙一閃，往旁飛竄，又將手一揚，道：「打！」仍然是虛招，借這一幌，如飛的落荒逃走。武林壯士哈哈一笑，曉得他黔驢技窮，立刻探囊，掣出一枝鏢來，抖手打去，張青禾且走且探囊，百忙中仍要用他的暗器；猛聽見銳風破空之聲，趕緊一躲。武林壯士連發三鏢，張青禾哼了一聲，大

膀上被打中一下，竟負疼進入林中去了。

那武林壯士奮步追趕，回頭一望；忽聞黎小霞低呻了一聲，竟不能自支，坐在地上。救人重於追賊，武林壯士不由止步，問道：「你這位姑娘，到底你貴姓？家住那裏？怎樣被這賊擄走的？怎樣逃出來的？現在你打算怎樣？可能走得動嗎？可要我伴送回家嗎？」連發數問，黎小霞哽咽難言，半晌才說：「你這位恩人，你不要問我了。我不幸誤落惡賊之手，雖然蒙你仗義拔刀，救活了我的性命，可是我名節已虧，無顏回家，再見骨肉，我我我……」忍不住痛哭起來。

這時候，天將破曉，武林壯士繞林搜巡一番，轉回來，立在黎小霞身邊，再三慰問。黎小霞只是悲咽傷心，一面拜謝他救命之恩，一面請他勿再追問自己之事，也不要管自己以後的辦法，試着要掙扎起來。這武林壯士「救人救徹」，自然不肯袖手，黎明影中，偷覷黎小霞的形容，已知她不是個尋常的女子。因勸道：「姑娘不必難過，這地方離著人家很近，少時便有農人出來，你在這裏啼哭，太不合式。姑娘，在這邊不遠，有我的一家拜盟弟兄，請你先到他家歇息歇息，然後我再設法送你回家。你不要再說那短見的話，人都難免有不幸，千萬不要拙想。」

武林壯士再三勸駕，黎小霞抬頭微睨這壯士的面目，依然是用青布幕臉，看不出廬山真面目；只聽語音，知是外路人，年紀也只二三十歲。雖是技擊很精，言語瀟灑，舉動矜慎，倒很像個文墨人。他立在黎小霞身旁，勸她起來；黎小霞不起，他乾着急，未肯動手強擄，足見他是個知禮的人。黎小霞無可奈何，拭去淚痕，勉強立起，一步一顛，跟着這武林壯士

，重入這座小村。

村中住戶已然很有些人，聽見夜間人聲喧鬥，和女子呼救的動靜了。農戶人家多半胆小，在犬吠聲中，雖聽見女子悲呼，多半認爲鬧鬼，誰也不敢出來尋聲查看。武林壯士趁着曙色未明，把黎小霞邀到村中一家住戶門前。請黎小霞在門前稍立，他跳牆頭進去，開了街門，把黎姑娘讓到院中。照舊門上了門，然後把黎小霞邀到南倒座。這南倒座便是客館，便是武林壯士暫時借寓之所。

黎小霞力竭聲嘶，滿腔悲慚，跟這不相識的人來到南房頽然欲倒。武林壯士請她落座，又摸着火種，點亮了油燈，然後說：「姑娘請在這屋稍爲歇歇，我去把宅主人，宅主婦請了起來。姑娘總是遭難的人，請不要難過，你只好好坐着，我這就來。」說着，退出南房，去到正房叩門。黎小霞忍愧枯坐，耳聽那壯士剝啄聲裏，連連喊叫五哥，五嫂。叫了一會，似聽應聲，旋聞開門邀入，此問彼答，隔了好一會，有一男一女跟了壯士過來。

男子年約四十多歲，女子三十多歲，衣履樸素，像是小康人家的夫婦，只那男子氣度豪邁，很像是武林人物，這一對夫婦進了屋來，黎小霞連忙站起。男主人拱手道：「你這位姑娘請坐，請坐。」那主婦便曳黎小霞歸坐，黎小霞看看主人夫婦，又打量了武林壯士一眼。那武林壯士年約二十七八歲，面貌微黑，雙眸精光閃灼，顧盼動人。此時座在男主人那邊，手指黎小霞說道：「這位姑娘一定是附近的良家閨女。五哥，五嫂請仔細問一問，我們想法子把她送回家去。」

男主人把黎小霞端詳了好半晌，轉問少年壯士：「你在那裏救的？那個賊跑到那裏去了

？」少年壯士說了一遍，男主人默默聽着，遂向主婦說道：「你問一問。」主婦便緊挨着黎小霞，細問她被擄出逃的情形，又問她姓名住處，黎小霞含淚忍恥，略陳被害的情由，只肯說自己姓黎，住家在湘東黎家冲，不肯承認自己是黎鏢師的女兒。那男主人聽了，向武林壯士施一眼色道：「湖南黎家冲，不是有一位著名武師，並且是你要打聽的嗎？他教甚麼名字？跟這位黎姑娘可是本家不是？」武林壯士道：「我要打聽的那一位。乃是兩湖著名鏢頭，他名字叫黎道朗。喂，你這位黎姑娘，你可曉得這位黎鏢頭嗎？他跟你可是本家嗎？」

黎小霞不禁滿面通紅，半晌才說：「我知道這位武師，我們是本家。」少年壯士大喜道：「黎姑娘既是黎鏢頭的本家，那好極了，我可以親身把你送了回去。我這次赴湘，本是專誠拜訪黎武師的，不料兩次投謁，全未見面。如今好了，我借着這機會，總不致再遭黎武師的謝絕了。」

黎小霞一聽這話，心中微動。記得月前曾有人拿着荐書，來拜訪她父，意有所求；被她父設辭謝絕了，連面也沒見。現在偏偏自己就教這個人救了，到底這個人叫甚麼名字，有甚麼來意呢？

黎小霞低頭想着，抬頭看了壯士一眼，一時失神，脫口說道：「你這位壯士貴姓？你找家父，有何貴幹？」那武林壯士隨後站起來道：「哦，你就是黎道朗黎武師的令愛？……」黎小霞俯首無言，只將頭微微一點。那武林壯士拱手道：「我不知姑娘是黎小姐，真是失禮之至。我在下姓秦，名叫秦昭良，乃是河南洛陽人氏。我有一家親友，爲了一件瑣事，得罪了一位地方土豪，只有黎道朗黎武師的情面，才能化解開糾葛。我在下迫不得已，遠道前來

求助，不料兩度登門，未能瞻韓。今日倖得在小姐面前，效得微勞，尙望小姐屆時面請尊翁，代爲說項，我在下不勝感激之至。」

這個秦昭良認爲很徼倖，滔滔講了這些話，抬頭一看，黎小霞面色慘變，似乎十分難過。秦昭良忙問：「黎小姐，你怎麼了？可是勞累了？……若是小姐之累，要歇一歇，我們可以出去。這間屋倒也清靜，就請小姐隨便躺下歇歇，趕到過午，再送你回家，好嗎？」

黎小霞不語，仍然點了點頭。少年壯士秦昭良這才邀着宅主人夫婦，退出南房。那宅主人很不放心的，看看黎小霞，暗囑主婦稍稍落後。主婦會意，向黎小霞慇懃敬茶敘話，又代爲展被，請他安歇。看見黎小霞實在支持不住，要躺倒歇息，主婦這才道了安置，掩門退出。

宅主人姓張名育林，和武林壯士秦昭良乃是朋友，此時低聲議論，決計等到天明，由秦昭良僱轎，親送黎小霞回家，當下也就分別安歇了。次日天亮，秦昭良和宅主張育林商量僱轎，宅主婦到南房去看黎小霞。南房門扇緊掩，輕推不開，低叫不應。宅主婦心想，黎小霞也許奔逃力疲，滯榻未起；不忍再叫，退了回去。快到辰牌，復又叩門；一連數次，寂無應聲；宅主人張育林和武林壯士秦昭良全驚動了，忙一面撥門，一面驗看後窗，後窗已然洞開。秦昭良說道：「不好！」跳進窗去，一看床頭，蚊帳低垂，人果不在，慌忙開了屋門，把宅主人夫婦放入，三個人驚奇不已，又到院內外搜尋，黎小霞早已沒影了。

三個人亂猜黎小霞失蹤的原故，也許她負愧潛出，獨自回家了；也許她含忿自戕，不知跑到那裏上吊投水了。也許那個少年賊尋了她來，又把她擄走了。三人揣測一陣，總覺第一

第二兩個緣故近情，便由宅主人和秦昭良，先到附近隱僻地方，搜尋了一陣，未見下落。更由宅主人陪同秦昭良，逕赴黎家冲，拜訪黎道朗鏢頭。

這時候，黎道朗鏢頭，和長子黎紹光，正在忙亂奔走，各處撞頭。女兒黎小霞失蹤已有多日，窮搜遍訪，渺無下落。明明知道已落在採花淫賊之手，爲了門戶聲譽計，仍不敢向外聲張，只暗暗設法搜訪。當這秦昭良和張育林登門投刺，前來報信時，黎道朗父子恰恰全不在家。兩個客人向黎宅長工百般麻煩，堅求一見宅主，說是極緊要，極機密的事，要面見祕談。長工越說宅主不在家，客人越要面見，總疑心是推託。鬧到最後，不可開交，秦昭良方才說：「老主人，少主人全不在府上，我們願意見見老奶奶和少奶奶，我們實在是有一要事，必須面談。」末後索性微露意趣，說是得有府上小姐祕信，要當面投送。又問長工：「你們府上小姐不是有些天沒在家麼？現在我們偶然得知府上小姐刻在難中，所以特來報信。」二人說了這樣的話，那個長工方才變顏變色的說：「二位請等一等，我進去回一聲。」

長工立刻讓二客在門房小坐，慳慳張張進去了。隔過好半晌，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少婦走出內宅，命長工把二客讓到外客廳。這少婦便時黎紹光的妻子，也就是黎小霞的嫂子，黎老武師的兒媳。黎少奶奶面見二客，不敢吐露真相，先盤問客人的來意。張育林還在遲疑，秦昭良就一逕說出實話，自承在荒郊救了黎小霞，黎小霞拒絕伴送，獨自回家。敢問府上，黎小姐到底回來了沒有？誠恐她半路上或者再遇歹人，或者含嗔不歸；念在武林一脈，故此特來關照。那黎少奶奶很靜的聽了，半晌不能置辭，請二客少坐，復又踱回內宅。隔過半晌，黎老奶奶也出來了，向來客詳詢一切。便再三稱謝，請二位留下地名，暫請先回，舍下這就

打發人去把老當家，少當家追回來，而見二位。秦昭良搖頭道：「我們的住處離這裏很遠，既然如此，我們暫且投店；黎武師回來時，請逕到店房找我們好了。」遂與張育林規定下投止的店房，辭了黎宅。

張育林到底是個尋常農戶，頗嫌黎府緘默冷待，又認為秦昭良自找麻煩，不肯到店房，逕回本村去了。秦昭良心中也不痛快，為要結識黎武師，只得投店候信。那一邊黎府上一位老奶奶，一位少奶奶，聞耗全都驚喜震動，不曉得怎樣應付告祕的人。把二位來客很冷淡的打發走了，婆媳二人趕緊派長短工，去給黎道朗，黎紹光送信。

黎道朗，黎紹光祕密的尋訪失蹤女兒，恰分成兩路，聞耗先後趕回來，立刻到店房，拜見秦昭良。黎紹光深以胞妹被擄為羞，和秦昭良談話，辭涉吞吐。黎道朗覺得不對勁，索性實說了，然後問秦昭良：「在何處救了小女？擄小女的是何人？小女現在又跑到那裏去了？可是回家時，又生了枝節？」黎老鏢頭問的這些話，秦昭良不能全答，只就所知，說了一遍；僅僅說出那個賊人的姓名，叫做張青禾，這是黎小霞親口說的。至於被擄情形，被囚地點，以及現在黎小霞又失了蹤，到底是二番遇險，還是悲憤自戕，秦昭良可就全說不出來了。黎道朗十分懊惱，可是一籌莫展。最後決策，就請秦昭良幫忙，一同到張育林家附近，重加搜訪。

這個主意打定了，立即實行。黎氏父子跟秦昭良，尋訪了一晝夜，竟仍無黎小霞的下落。但等到數日後，在一天夜間，黎家冲黎老鏢頭宅中，忽有一人影襲入，逕把黎小霞的閨房打開，而且點亮了燈。恰巧這幾天夜間，黎老武師家暗有警備，派了幾個徒弟值夜。當下驚

動起來，還當是賊人重來，立刻將閨房包圍了。不料穴窗一看，這襲入閨房的，不是別個，正是黎小霞本人。黎小霞一身短裝，正自在燈下，提筆留書，一面拭淚，一面書寫紙箋。黎武師的弟子不禁失聲叫了一句：「師妹，你可回來了，你往那里去了，姦師父好找！」

這一叫，黎小霞猝然抬頭，形容憔悴已甚，聞聲粉面陡泛紅雲，忽然投筆，抓過來壁上的利劍，就往項上要勒。黎門弟子已然闖進來，見狀大駭，慌忙攔阻；因為師父不在家，立刻通知師母黎老奶奶和大師嫂黎大娘子。黎氏婆媳踉蹌的進了閨房，哭叫道：「姑娘，你回來了。」顧不得別的，奪去寶劍，婆媳雙雙抱住黎小霞，失聲痛哭。黎小霞也不禁號啕起來，向母親說：「娘，你不要管我了，你的女兒不幸，落在惡賊手內，已經玷辱了黎家門戶。我不想回來了，我是把這信送回來，請爺娘只當女兒凶死了，女兒不打算尋死，也不打算削髮出家，我要從此奔走江湖，尋找仇人拚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掙扎着往外奔，黎老奶奶和黎大娘子如何肯放，一齊扯住了她的手，一個叫乖兒子，一個叫好姑娘，千萬不要如此。

這時候黎門弟子已然在窗外聽出原委，立刻撥出兩個人，火速的去尋找黎老武師和大師兄黎紹光。

黎小霞姑娘到底沒得尋仇出走，被她的母嫂哭留住，又被她的父兄苦留住了。

她的父兄很賢明，認為女兒被擄，乃是家門的大不幸，全不肯苛責女兒一人；只於吩咐上下人等，把這事啞祕起來。仍仔仔細細詢問真相，既知惡賊名叫張青禾，便下功夫搜訪張青禾的根底。

黎小霞姑娘悲苦，勞碌，羞忿，終於支持不得，病倒在家中了。

黎道朗父子竟從武林同道中，訪出張青禾的門戶，他乃是嵩陽派劍客第三代的門徒。黎武師咬牙切齒道：「好，想不到嵩陽派門下，竟有這樣的無恥門人？好極了，我一定要找嵩陽派羅靖南，夏金峯兩位劍客去算帳。我要教他們拿腦袋來，賠償我女兒一生的命運，我要教他們拿鮮血來，洗滌我黎家門的恥辱！」

黎氏父子怒發如雷，定要找嵩陽派，詰討罪徒。那個少年壯士秦昭良居然丟開了自己的正事，大告奮勇，要幫助黎武師，偕訪衡山祝融峯。黎氏父子很感激，因心緒麻亂，不遑深計，也就不曾細詢秦昭良的來意。殊不知秦昭良正是爲了他的一家親眷，受了家鄉土豪的毀害，訪聞土豪恃以禦侮的護院鏢師，和黎道朗很有淵源，特意投謁黎門，懇請相機說項，拿情面把那鏢師勸走，不教他助紂爲虐。或者用旁的法子，把那土豪制服也可。却不料秦昭良遠道來求，倒趕上黎宅家門之變，求助的倒成了助人的了。這一來，秦昭良倒很得意。當下黎道朗，黎紹光，秦昭良，一同由黎家沖出發，逕奔南嶽衡山。

可是他們才走到半途，便從武林人士口中聽說：「張青禾乃是嵩陽派的叛徒，已與妖賊桑林武同流合污，到處奸騙良家婦女；現在嵩陽派羣俠已然得信，正在搜拿他。」黎氏父子一聽愕然，盤算了一陣，仍要馳赴衡山，一探究竟。父子倆和秦昭良續往前行，不久又從一個武師口中，聽到了一番話，說是那個妖賊桑林武已然在株州被擒，解送官府治罪。那個張青禾聽說是嵩陽叛徒，改投到長沙龍沙船幫去了。照此說法，黎武師一行便當北上，不須南赴衡山了。黎紹光仍勸父親，面見嵩陽雙俠，秦昭良却勸他逕赴長沙。黎武師竟似年老昏庸

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商計了一通宵，還是先奔南嶽衡山，一搜張青禾的根底，再訪他的蹤跡。當即轉道，逕奔南嶽，本有江船可搭，却是逆流，三個人嫌慢，竟改由陸路走去。

黎武師到底奔到南岳，撲了一個空；這時候，嵩陽雙俠已然率同門大舉奔赴長沙去了。黎武師僅僅會見了嵩陽派留守的門徒，證知張青禾確是叛徒，已淪下流，現在正拿門規來搜尋他，捉拿他，據說他已投入長沙府的龍沙船幫，大得庇護。黎武師父子問明大怒，立刻搭江航，火速北上。

就在這往返徒勞的期間，黎小霞姑娘突然在家又失蹤了。却在她被擄失貞，脫逃歸家，大病幾死，倖得全愈之後，歷時已然三個多月了。

黎道朗父子由於秦昭良的引見，恰在長沙府，會見了嵩陽派劍客沅江徐鶴，張伯循數人。雙方接談，備悉詳情；現在嵩陽派正與龍沙幫發生誤會。沅江徐鶴奉命查詢叛徒，聽一個綠林人物說：叛徒張青禾是由龍沙幫幫友顧同春引荐，已加入了龍沙幫，大受龍沙幫幫子頭盧天朋的寵遇。徐鶴立即用嵩陽派的名義，到盧天朋那裏投謁求見。

盧天朋是個六十多歲的赤紅臉老者，氣度粗豪，手下幫友很多，倒也久慕嵩陽派的聲威；當下以禮延見，叩問來意。徐鶴具說本門再傳弟子張青禾違背門規，犯了淫惡大罪；現奉掌門師兄祕命，前來搜拿他。聽道路傳言，張青禾投入貴幫，未敢擅拿，特來請命。想貴幫也有幫規，必不容叛徒濶入，務請舵主協力，把人交出。

龍沙幫總舵主盧天朋聽罷，微微笑道：「這件事前些日子，我倒也有個耳聞，敝幫朋友姓顧的倒是引見來一個年青人姓張的，要入敝幫，我在下因為這姓張的來歷不明，已然把他

謝絕了。貴派搜捉叛徒，清理門戶，這是我們很欽佩的事，按理說應當效勞；可惜我們敵幫不知底細，礙難相幫，還是請閣下自行尋訪去罷。」

張伯循和徐鶴聽了這話，很是不悅，又剴切的講了一回。盧天朋堅不承認有收容叛徒之事。徐鶴想了想，又說：「也許是貴幫別位舵主把張青禾收下了，總舵主或者還不知道，可否費神代查一下。」盧天朋笑道：「代查的話，在下倒可幫忙，不過在下忝掌總舵，所有本幫事無鉅細，我全曉得；我敢斷言，幫友們沒人敢瞞着我弄鬼的，這一點請徐兄放心。」

徐鶴和盧天朋講了許多話，總不合攏。張伯循便插言說：「這張青禾的一切行事，總舵主既然不甚詳細，但是貴幫幫友顧同春顧兄和張青禾乃是朋友，何妨請來面談一下，」總舵主盧天朋沉吟不語，半晌方說：「這樣辦，也倒不錯，趕明天我教他到二位的住所去，當面談談也好。」徐鶴，張伯循至此無話可說，隨即告辭。龍沙幫總舵主盧天朋等到客去，便召見顧同春，告訴此事。顧同春說：「前幾個月，確有這麼一個張青禾，持幫友祕札，前來投託，他自稱是嵩陽派的被逐第三代門徒。我因見他年青貌美，目光流動，又帶些公子哥兒氣相，只把他收容在我們附設的賭局內，住了一個多月，只算吃掛錢。不料這小子很好色，又氣傲，有點看不起我們幫友，總誇他的劍術高，本領大。後來跟本幫的遲金生比鬥武術，他不合出手傷人，激起了衆怒，是我看他不妥，把他打發走了。後來他跟淮陽人妖桑林武遇合，跑到株州一帶胡搞去了。他並沒有加入本幫，我們管他不着。」

盧天朋點點頭道：「原來這張青禾真不是個好東西，現在嵩陽派正在訪拿他，居然找到我們頭上，我們犯不上代人受過。那嵩陽派的夏羅雙俠，武功既高，對我們又很留面子。我

們也不必怕事，也不必護庇歹人。趕明天你拿了我的片子，可以到店房找找那個徐鶴和張伯循去；一來算替我答拜，二來可以把實情告訴他們，也不妨指示他們一條明路。」顧同春欣然答應了，到了次日，由本幫預備禮物，逕到店房，拜訪徐張二位。不料這顧同春說話戇直，又自恃本幫勢力，不把嵩陽派看到眼裏，雙方言語誤會，竟起爭執。徐張二俠疑心顧同春護庇叛徒，顧同春疑心二俠藐視他們龍沙幫，弄到後來，不歡而散。顧同春臨行時丟下了話：「我們龍沙幫也許是袒護惡人，也許是不顧江湖義氣；但是我們龍沙幫却不能受人登門欺負。我說的話二位既然不肯輕信，那就隨你們便好了。至於張青禾的下落，我們也許是實在不曉得，也許是就曉得了，也不能隨便洩漏他人的機密。二位既是嵩陽派的俠客，何不自己設法尋訪？若認爲有人窩藏他，何不去搜搜看？」甩下這戇直的話，忿忿的走了。

沅江徐鶴十分震怒，當時就要變臉。張伯循連忙攔住道：「這個顧同春太不識相，我們不必跟他計較，我們還是找他們總舵主去。」徐鶴道：「不然，我們拿本派的名義，到盧天朋那裏，登門投帖，我們是很客氣的了。這盧天朋却如此驕狂，他本人不來答拜，派了這麼一個東西，說這麼蠻橫的話，我們不能認爲顧同春無禮，我們得逕直認成龍沙幫看不起本派。」

張伯循道：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徐鶴道：「依我之見，他既無禮，我便無情。聽他們的口氣，張青禾顯然被他們窩藏，至少他們也必曉得張青禾的下落；我們很可以祕密搜查他們一下。」

張伯循低頭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們後撥的人眼看就到，索性等他們來了，商計一下，

再做道理。」沅江徐鶴哼了一聲，也未置可否。

只過了兩天，嵩陽南派羣俠陸續來到長沙。內中就有了因老尼，靈修道長，十一娘杜若英，女俠夏澄光，喬亮工，喬亮才，小俠蕭珏一行。張伯循，徐鶴便把龍沙幫態度倔強，不肯協助搜訪叛徒，頗涉袒護窩藏之嫌的話說了，問大家意見如何。靈修道長和了因老尼齒尊望重，比較持穩，打算自己再去找龍沙幫總舵主盧天朋等，疏通疏通，杜十一娘却銜恨叛徒已極，認爲龍沙幫明明默佑惡徒，有違江湖正義。女俠夏澄光年青性傲，他說：「龍沙幫輕視我嵩陽派的威名，他既看不起我們，我們何必再去巽辭求助？簡直不必管理他們，我們自行搜查叛徒好了。」

靈修道人笑道：「龍沙幫聲勢浩大，江湖祕幫多與他互通聲氣，他們久視長沙一帶是他們的天下。我們若不打他們一個招呼，逕自搜尋叛徒，勢必引起他們的誤會。」杜十一娘，沅江徐鶴一齊忿怒道：「他們若果如此，便是他們甘趨下流，護庇淫賊，我們儘管不理他。他若不識起倒，橫來出頭，我們就可以鬪一鬪他。誰是誰非，可交江湖公判。」此話一出，衆議僉同。了因老尼，靈修道人縱然不欲多惹是非，也難犯公論，惟有再再切囑羣俠，千萬不必挑釁，事事務要持重一些。當下拿定主意，卽日在長沙府茶寮酒肆，妓館賭坊，明搜暗訪起來。杜十一娘因張青禾叛師辱母，抱恨已深，更與女俠夏澄光結伴，把龍沙幫的祕密巢穴，也踏探起來了。這一來竟種下了嵩陽派和龍沙幫的釁端。

沅江徐鶴和杜十一娘極力刺探龍沙幫的祕密。這一天夜間，探出長沙府一家賭坊，聚集着許多龍沙幫友，內中就有顧同春等。賭坊門前人來人往，似乎正有祕事會商。杜十一娘和

家內院啊。別看這裏是賭局，後頭乃是東家的家眷，你不要胡亂鑽啊。」徐鶴假裝鄉愚，連說：「是，是，我不知道，你老不要怪罪。」只可站住了，轉奔廁所。

那小俠蕭珏竟得直入裏面，裏面一道院子，上首一排房，明燈輝煌，擺着香堂。有幾位舵主，正高踞上座，比手畫腳的說話，那個風塵少婦和那個少女，被人們架在桌案前，似乎受訊。少女一味哭啼，少婦十分倔強，抗聲答辯，痛罵這些男子們欺凌良家婦女。舵主們哈哈狂笑，說道：「你還是良家婦女，你不知有幾個野男人，你還炸刺？」跟着聽連聲威嚇二女，好像逼取她們的口供。風塵少婦連被推打，依然抗拒不說；爲首的舵主說：「這個娘兒們是有名的潑辣貨，軟硬都不吃，你們把她拉出去，剝了她的衣服，把她吊起來。多咱招了口供，多咱放下她來。」說時立刻有幾個男子，過來強拉風塵少婦。少婦面色慘變，仍不服軟，抗聲說：「你們找我要金魚，我真不知道，你們不能胡賴我！」旋即大聲喊叫起來：「救命呀，殺人啦，強奸婦女啦！」亂嚷不休，突然被人堵上了嘴，拖到旁屋去了。掙扎的聲音很大，好像真個的脫剝衣服，吊起來了。

那個十七八歲的少女，起初是捂着嘴哭啼不已，問她甚麼，甚麼也不說，只偷眼環顧衆人，露出十分驚懼的樣子。等到少婦被拖，她立刻神色一變，乘人不留神，陡然往牆壁撞頭尋死，却被龍沙幫這羣賭徒很快抓住。這少女哀叫道：「你們殺了我罷，我任甚麼也不知道。」又道：「你們饒了我罷，這裏面沒有我的事，我一個做藝的苦女子，師父叫我做甚麼，我就做甚麼，別的事我實在不曉得。你們問我的師娘罷。」

那爲首舵主厲聲喝道：「丫頭，你還敢扯謊，吳金魚那小子盜去了祕寶，藏在你們那里

他盜用好幾千銀子，也都花在你身上，你怎會裝不知道？趁早說了實話，有你的好處；你若貪圖小惠，替你那情郎隱瞞着，你可曉得我們龍沙幫的厲害？莫說你一個藝人，你就是公主姑娘，我們也要收拾她？」說着雙眼一瞪，把桌子一拍；其餘在座的人和侍立的齊聲吆喝：「還不招麼，再若不招，可要吃苦了！」衆人連聲逼供，這少女似乎心神不在此，只顧側耳傾聽那個風塵少婦的動靜。那少婦確在別室受刑，但因堵上了嘴，聽不出慘號的聲音來，最多不過聽得悶啞的低哼。那少女被兩三個男子拖住了胳膊，不能動轉，渾身亂抖，顏色慘白，仍然是不肯認供。龍沙幫的那位首領，起初也像有點憐香惜玉之情，只虛聲恐嚇，不肯動手，最後想是因爲沒法子取供，狠聲說道：「你們給我把她夾起來！」

衆賭徒們答應了一聲，一個莽男子，要找杠子，當夾棍用。在座的第二個首領說：「收拾女人，用不着夾棍，可以用拶子。」又一人笑道：「那裏找那玩藝去？」首領道：「黃老八，你的手巴掌不是練過鐵沙掌麼？你何不拿你的手，暫當刑具？」衆人譁讚道：「還是我們龍頭有法子，黃老八，還不露一手？」

那個名叫黃老八的莽漢，立刻張牙舞爪的過來，說道：「對，我黃老八服侍服侍你罷，小毛桃！」立刻伸出蘿蔔似的粗手指來，把少女抓到面前。另由兩個人架住，黃老八便把自己的手指，插在少女的手指中間，用力一夾，少女便哀號起來。賭坊羣豪不但沒有惜花悼豔之心，反而譁然大叫，連連喝采，齊誇：「黃老八好手法，舵主好主意，這真是好刑法！」這少女疼痛難忍，哭求不休，可是依然沒有招供。身子搖曳欲倒，被兩個男子架住，倒也倒不下，蹲也蹲不下，剎時間淚流滿面，哭得啞了聲。訊供的羣豪兀自拍桌子喝問：「還

不快招？」這一來，伏在窗外的小俠蕭珏，頭一個看不下去了，不由自己，發出了嵩陽派求援的暗號。沅江徐鶴在前面也聽見了慘號聲，也忍耐不住，打算往裏面闖。可是賭案上的人監視很嚴，似已看透徐鶴是來臥底的人；竟在暗中撥了三個人，專釘住徐鶴一個人。徐鶴正要發作，同時小俠蕭珏口發低嘯，也被內院中聽出來。跑過來兩三個人，厲聲喝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，快給我滾出去！」口說着，拳頭也上來，便要揪打蕭珏，並往外拉他。蕭珏口中強辯，正待還手；突然間，從房上發來兩件暗器，一件打倒一人，一件穿窗而入，打滅了屋中的燈光，頓時譁亂起來。黑暗中，有一人喝道：「不好，合字，有奸細！」爲首的舵主發出了龍沙幫的暗號，大家亂嚷：「抄傢伙，拿奸細！」

屋中人一陣騷亂之後，立刻有人把少女帶到後面，同時有五六個打手，各拿了兵器，闖出來尋人打架。

小俠蕭珏已從屋中跳出，頓時被圍在院中，動起手來。蕭珏沒有帶長劍，只有一把短刀，三四個大漢將他圍住，要把他活捉審問。正在危急中，沅江徐鶴突然闖入內院，因不知真相，連向蕭珏喝問情由；龍沙幫友立刻把他擋住，蕭珏倉卒回頭說了句：「他們私設公堂，凌辱婦女！」紛亂中稍一失神，被人打了一下；他一怒拔出七首，怒喝道：「快救人，被難的是風塵女子！」龍沙幫這些賭徒頓時譁噪，一齊亮出兵器，要把蕭珏刺倒。蕭珏大呼動手，龍沙幫首領喝命關門拿奸細。蕭珏陷入包圍圈中，被擠到牆隅。這時房頂上，突然現出兩個人影，正十一娘杜若英，和女俠夏澄光。

兩女俠登房窺望，已看見龍沙幫搶掠婦女，毒刑逼供的情形；便不察細情，勃然動怒。

兩個女俠驟發暗器，旋即揮劍跳下平地，和龍沙幫動起手來。

這座賭坊，乃是龍沙幫的幾個門徒經營的；那兩個被刑的女子，乃是當地女伶，兼操淫業。龍沙幫的幫友吳金魚盜用了本幫公款，偷取了本幫的祕密文件，和嵩陽派叛徒張青禾協謀遁走。却因這女伶小毛桃，和他的姨母崔香蘭，跟吳金魚有割臂之盟；吳金魚盜用的公款，又多半花在小毛桃身上；故此龍沙幫把小毛桃和崔香蘭一同捕來，逼問吳金魚的下落。小毛桃和崔香蘭身被吊打，依然供不出吳金魚的潛逃所在；龍沙幫正用酷刑威逼，反被嵩陽派的人窺見了。本來兩方同須追究叛徒，正可協力追緝，反而引起了誤會。龍沙幫在長沙很有勢力，嵩陽派在湘南也很有威勢，此刻雙方的部下，竟在賭坊中，昏夜裏，兇毆起來。賭坊中的龍沙幫本來不識小俠蕭珏和杜十一娘，杜十一娘和夏澄光又都穿着夜行衣，跳下房來，便施毒手，連連砍傷了好幾個龍沙幫的幫友。龍沙幫友吃了虧，譁然大噪，立刻往外面勾兵。沅江徐鶴擠在內院門旁，也被迫動了手，雖未拔劍，也打倒了兩三個人；搶到院內，要把小俠蕭珏引出出來。小俠蕭珏和兩個女俠連說：「他們搶架婦女，我們必須把落難女子救了出來。」徐鶴見事已鬧大，只可發出警號，拔劍合攻；不大功夫，便把賭坊中的龍沙幫友全都打跑了，只在院中躺着幾個負重傷的人。

可是龍沙幫臨敗退時，已然安下了眼線，釘住了嵩陽派的舉動。杜十一娘和夏澄光由蕭珏引領，到各屋搜尋，只搜出廂房中被吊打的半老女伶崔香蘭。便急急的解救下來，由夏澄光給她穿上衣衫，不及研問，先把她背起來，逃出賭坊。那個年少女伶小毛桃，杜十一娘恍惚看見，被龍沙幫的人乘亂抱走，穿後牆逃出去了。杜十一娘便囑蕭珏徐鶴斷後，她自己立

刻追尋出去。龍沙幫老窩設在長沙，可說是人傑地靈。他們把小毛桃架出來；三鑽兩鑽，便藏在民宅，找不着了。杜十一娘無可奈何，方欲窮搜；不料龍沙幫的援兵大至，從前後巷如潮般湧來。徐鶴見事不妙，招呼同幫速走。

於是嵩陽劍客合在一起，火速的退下來。仗着他們飛蹤術，仍比龍沙幫高超，略一騰挪，便把龍沙幫援兵甩落了。另一方面，女俠夏澄光背負女伶崔香蘭，不能登高，穿小巷急走，走不多遠，便教龍沙幫十幾個幫友追上。夏澄光也很機智，一見龍沙幫追上來，立刻放下崔香蘭，急囑她趕快藏起來，然後亮寶劍迎敵，崔香蘭急忙鑽入一家民宅門洞內，蹲在黑影中。夏澄光剛剛預備好，龍沙幫十幾個幫友，拿着刀杖，紛紛圍攻上來，竟分一多半人，和夏澄光動手；分一少半人，搜尋崔香蘭。崔香蘭藏身不固，立被搜着，龍沙幫大呼小叫，架崔香蘭便走。

女俠夏澄光劍法迅猛，很快的刺傷了兩個人。龍沙幫友大怒，此呼彼應，又攏聚來十多個人；內中頗有強手，霎時間把夏澄光圍住了。夏澄光不肯殺人，只用劍尖扎傷對手，這些龍沙幫友都是亡命之徒，不顧死活硬攻，夏澄光漸覺吃緊。便一咬牙大呼，揮劍亂砍，殺開一條路，往外急闖。可夏澄光雖然闖出去，她救的人已被龍沙幫重新擄走。夏澄光一眼瞥見，便又大呼追救；龍沙幫友忙又裹上去，奮力攻打，如潮如蜂，夏澄光重又陷入重圍。

杜十一娘恰巧趕到，忙發暗器救援。沅江徐鶴等本已闖出來，聽見同伴失陷，復又折回，和小俠蕭珪合手，從背後襲入。但是龍沙幫也聞警趕到大批援兵，竟將嵩陽劍客四五個人圍在狹巷中前後不能相顧，一霎時，喊殺之聲，午夜驚人。住戶們不知所以，全吓得坐起來

，却沒有人敢出頭過問。

嵩陽劍客，靈修道長，了因老尼，張伯循和喬亮工，喬亮才等，續後也聽見了動靜，一齊趕來動手。龍沙幫勢力浩大，人越來越多，了因老尼見狀不利，忙發緊急警號，招呼同門速退。幸仗夜深，杜十一娘，夏澄光，徐鶴，蕭珏等，逐漸撤出來，發一聲暗號，大家相率跳上民房，登高急走，火速的離開肇事場所。

龍沙幫人多勢衆，武功不强，當時竟沒得扣住嵩陽派的人；但嵩陽派的人也沒有救出兩個女伶來。兩下裏空聚毆了一陣，結果還是龍沙幫的人受傷的較多。只是嵩陽派的人，竟被龍沙幫認識出來。龍沙總舵主盧天朋，約派人找嵩陽派首領夏金峯，羅靖南，究問禍首。夏金峯，羅靖南也向盧天朋追究護庇叛教張青禾的幫友，雙方鬧得很僵；其實是很可合作的事，反落到仇視不已，當下龍沙幫一面搜尋逃走的幫友吳金魚，一面和嵩陽派詰責釁端。嵩陽派也是一樣，一面應付龍沙幫，一面仍在祕緝張青禾的下落。也就是過了五六天，黎家冲老武師黎道朗，恰與少年壯士秦昭良趕到長沙。由嵩陽派的門人，引領黎道朗，面見靈修道長，具說叛徒張青禾的罪行。秦昭良又從別的武林人士口中，探出張青禾現在的竄伏所在，大概是湘東江西一帶。杜十一娘最恨張青禾，便向同門諸友說：「本門跟龍沙幫的糾葛，可請夏羅二位領袖親來料理。我們現在應該趕緊跟這位黎武師，追拿張青禾去。」了因老尼知道杜十一娘的心，恨不得手刃反徒，便慫恿大家，分出一半人，來與黎道朗合手，逕往江西祕訪。

這時候，叛徒張青禾早在江湖上，贏得了雄娘子碧蜻蜓的綽號。在龍沙幫和嵩陽派大起

糾葛的那幾天，他果然竄到江西獅子嶺去了。那被他玷辱的武林少女黎小霞，恰已改扮男裝，追尋不捨，趕到了獅子嶺，而且預備親手誅殺碧蜻蜓張青禾，以滌身受之辱。

獅子嶺山麓，有一家富戶的別墅，別墅內住着一個富家公子，姓伍名吟秋，因患弱症，攜嬌妻美婢，住在這山莊內，讀書養病。

伍吟秋年少多財，風流宕蕩，本是袁州府的豪紳之子，他的病便是不眠症。也因娘子管靜宜小姐多才貌美，他貪戀房幃過度，才患了這種虛弱症狀。可是他山居養病，仍不離開他的豔妻美婢，山莊內還有幾個男僕隨侍，另外還有侍疾的醫生，雖居山野，依然享受豪華，爲當地農民所健美。

這一天夜晚，月懸晴空，風吹叢木，冷泠然微嘯，管娘子已然就寢。伍吟秋公子又犯了失眠的病，展轉枕席不能沉睡，竟擁被坐起來，挑燈讀書。心上一陣陣煩燥，又讀不下去；便披衣下地，開門出來登台望月。忽然間月影下，望見短垣外，曠野地上出現一個女子，在一株大樹下坐着，似乎正在哭泣。伍吟秋不覺森然毛戴，想起了說部上所講的狐鬼故事，心想這不是一個女鬼麼？

那女子在樹下坐了好久，眼望山莊，要走過來，却又停住。忽然從樹林後奔來一個男子，望見女子，立刻撲了過去，隱約似聽說：「好啊，你跑到這裏了，老老實實給我回去。」

那女子突然立起來，似要逃躲，那個男子公然上前動手，要把女子拖住，女子叫了起來。伍吟秋陡然想到，這不是女鬼，也不是妖狐，大概是私奔的女人罷？不禁在高台出了聲，喝道：「幹甚麼的！」

女子和那男子一齊抬頭，女子便叫喊道：「鄉親們救人呀。強盜搶人了！」掙扎着往這邊跑，那男子依然抓住不放。伍吟秋公子十分驚奇，慌忙走下高台，到前面招呼奴僕。等到喚起奴僕，開了別墅的門，隱隱聽得喊罵呼痛之聲。旋見那女子如飛的奔尋過來。那個男子不知怎地一來，跌倒在地，突又立起身，重又追趕，似又遲疑。旋見他一轉身，奔入林後去了。

這裏只剩下女子，伍吟秋公子自恃是縉紳之家，年輕漫無顧忌，便命奴僕把女子帶進來，一問究竟，自己先進了客廳。僕人們點上了燈，跟着把那女子領到客廳。那女子披髮嬌喘，似乎驚懼不勝，剛帶到屋內，便呻吟一聲，坐在椅子上，掩面啼哭，且哭，且向伍吟秋道謝。伍吟秋就燈光打量此女，年約二十一二歲，粉腮朱唇，瓜子形的臉，生的十分俊俏，穿長裙微露雙足，衣飾素雅，不似村農，倒像個富家年少孀婦。雖然哭泣，並無戚容，雙眸側睨，看了伍吟秋一眼，半晌說：「謝謝這位大爺救命，若不是你老，我一定逃不開那個流氓的囉呢。」說時捫着胸口，好像還在喘乏。

伍吟秋的眼界是高的，想不到在這山村夜月之下，會救了如此美貌的一個少婦。被那少婦秀目含睇一瞟，心頭驀地一動，心想，「這女子當然不是妖鬼。可也決不是尋常婦女，她到底是怎麼樣來路呢！」因即詰問道：「你這位娘子，你貴姓？是那裏人？家住何處？爲甚麼一個人深夜獨行野外，剛才那個人，到底是路劫還是流氓？你可以從容說來，我可以設法把你送回家去。」

那少婦悽然歎道：「我若有家，何致於落到這般光景！不瞞這位大爺，奴姓張，乃是湘

東的人，幼遭不幸，生身父母亡故，叔父不仁，把我賣給富家，做了使女。到我十五歲時，主人要把奴收房。主婦又不答應。後來主婦往娘家去，主人強把奴收下了，不久我懷了孕，被主婦發覺，又乘主人出門，把奴騙出去，轉賣到別家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似乎傷心含愧，不能再往下講了。伍吟秋雙目凝視着她，徐徐說道：「張家娘子，你不必傷心，有話只管往下說。」

那少婦遲徊良久，方才說道：「後來我主人知道了，把我贖回來，藏在姑奶奶家，如此過了兩三年，我那小孩也糟塌了。不料新近姑奶奶家的一位爺們忽然釘上我，教女眷們諷示我，說我們主人已然死了，主人家不要我了，要教我從他。我不肯答應，姑奶奶家的人都算計我，我沒法子，才偷跑出來。我又不認得路，腳底下又不行，一陣亂逃，跑到這裏來，連東西南北也弄不清。不想遇上剛才那個流氓，他要囉皂我，我……」做出嬌羞模樣，又吞吐不能講了。

伍吟秋不由聽直了眼，燈下打量這個少婦，果然姿色秀媚，足夠中上人材，談吐清朗，頗有大家風範，只兩個眸子似乎皂白分明，略透英銳之氣。心中暗想：原來是個大家逃妾，現在怎麼樣呢？沉吟一會道：「你的話全是真的嗎？」

少婦道：「我不敢欺瞞大爺，只求大爺恩典我，就算救我一命了。」

伍吟秋道：「你本是個來歷不明的人，我怎樣恩典你，倘或你家裏找我要人呢？」

那少婦做出悲惶之容道：「大爺若不收留我，我出去必落在歹人手內，我也就是一個死，大爺不覺有損陰德嗎？我還不是個胆小的小人。大爺只管放心，倘或出了麻煩，我自然自

己答對，決不會連累你老。」

伍吟秋又復沉吟道：「現在天也不早了，我只能收留你一晚上，明天天亮，你要趕快想法，離開我這裏。」

少婦似有喜色道：「那敢情好了，我也不敢久在你大爺這裏逗留，我只求避過這一兩天去。」

伍吟秋公子站起來道：「好罷，我教他們給你收拾睡覺的地方去。」便留少婦暫在客廳坐候，伍吟秋打算把她收容在婢嫗房內。那個看門的長工忙湊來，低聲稟答道：「大爺可要小心，這女的不知是怎回事呢，大爺不要招出麻煩來。」

伍吟秋笑道：「難道說還有人告我拐匪人口嗎？」

長工道：「憑咱們家，倒不怕歹人訛詐，不過，只這小婦的娘婆二家的人找尋了來，倒是個累墜。」伍吟秋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們只收容她一兩天，趕明天便打發她走。」遂命童僕，叫醒了僕婦，把少婦送到女僕下房安置。

伍吟秋辦完了這件事，回轉臥室，伍少奶奶依然沉睡未醒。伍吟秋便解衣登床，心上胡思亂想起來：「這個少婦原來是個逃妾，她一面訴苦，一面偷看我。」未免想入非非了。他竟折騰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方才睡熟。

但等到伍吟秋睡醒時，忽聽外間堂屋，有兩個嬌婉的聲音，正在說話。略一傾聽，原來是他的娘子管靜宜，和那個少婦攀談起來。伍吟秋心中微微一動，旋即咳了一聲，坐起來穿衣服。一個使女聞聲走來，張羅洗臉水。伍少奶奶聽見了動靜，便掀帘進屋，雙眸微含疑怒

向伍吟秋詰問道：「這個女人是你昨晚收留下來的嗎？」

伍吟秋忙說：「是的，她是一個避難的婦人，被流氓趕逐，跑到我們這裏來喊救，是我把她放進來的。」少奶奶微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就喜好做這種事。我剛才已經問過她，她原是富戶的逃妾，你不怕人家告你窩藏人口嗎？」反覆抱怨了幾句，伍吟秋含笑認錯。却是這位少奶奶，已跟少婦談了一陣，少婦柔媚善言，居然惹動少奶奶的憐惜，竟沒再說別的話。等到開早飯的時候，居然把這少婦當做客人似的，請來入座。

於是，就照這樣，伍氏夫妻竟把這來歷不明的少婦當做上賓一般。少婦言談甜蜜，不但把伍吟秋哄住，把少奶奶也哄住了。

這少婦起初只求在伍氏別墅，作一夜住宿；等到看出主夫婦全不厭煩她，她便說：「家無所歸，情願給伍府上爲奴爲婢。她又自承知書識字，府上如有小姐少爺，情願做個伴讀。」

伍少奶奶便含笑向伍吟秋示意道：「大爺，你行好罷，善門難開，現在我們怎麼樣呢？」

伍吟秋也笑了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情還得請主婦作主。」

少婦便向伍少奶奶歛衽懇求，伍少奶奶早有允意，便欣然答應了。對少婦道：「我家雖沒有小孩，可是我們很想請一位師母，能夠代辦筆札，整理圖書，最好不過；但不知你能作這些事不？」信手取了一張詩箋，命少婦抄繕。

這少婦持箋遲疑，面含羞慚似的說：「我那裏會寫小楷呢？不過大娘子有命，我只可試試。」伍少奶奶道：「你一定行。」隨讓到書案前，給她開了墨盒，取了紙筆，這少婦就坐在伍大爺常坐的椅子上，拈筆取紙，照抄了一遍，字迹居然娟秀，雖不夠當記室，却也不是

孩兒筆。伍氏夫妻在旁圍觀，欣然笑讚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我們有了女記室了。」

這個來歷不明的女人，就這樣被留在伍氏別墅了。却是這來歷不明的女人，每每湊到女主人面前獻慇懃，男主人又每每湊到女人面前獻慇懃，往往三個人碰到一處，言笑無忌，情形別緻。女主人常常嘲笑男主人見色起意，男主人又說女主人：「你得了一個女清客，打算把我驅逐出境不成嗎？」女主人却又嘲笑道：「你若喜歡她，你說實話，我自自道理。你不要直眉瞪眼，沒話找話，跟人家鬥口。」男主人說：「你不要誣賴好人，我却是個正人君子。」女主人又笑說：「正人君子只是當着我的面，我不在的時候，你爲甚麼只端詳人家的脚？你爲甚麼盤問人家，脚是怎樣纏的這樣小？可爲有特別的瘦金蓮方沒有？你一個貴公子，無緣無故向一個女記室，盤問脚大脚小，請問這怎麼講？」

問的男主人伍吟秋閉口無言，只嘻嘻的笑，且笑且辯駁道：「你這人太多疑。我看她的脚太小，我想請教請教她，好把纏腳的法子傳給你。」

女主人笑道：「呸，你不要扯臊，我的眼瞎，心還不瞎。你若識趣的話，趕快從實招來，我可以教你趁願。」伍吟秋低頭笑道：「你教我怎麼趁願？」

女主人道：「那就看你心眼上有我沒我了。你只肯如實招認，我就可以給你做媒。你若拿我當外人，我就不是你的內人了。」

伍吟秋公子笑着臉看別處道：「我一定把你當內人，你若願意效法李笠翁的『憐香伴』，我倒是初無成見。」

伍少奶奶道：「呸！色鬼，我沒猜錯罷。我老人家成全了你們吧。我看你們兩眉來眼去

，我給你們做媒，大概不會碰壁。你聽我的信罷。」

這時，那少婦既經升爲女記室，已然別有宿齋；伍少奶奶一時動情，公然找了少婦去，屏人密談，先叩問她的芳名，次問她的詳細身世，末後又打聽她終身的打算。

這少婦自承姓張，名倩萍，仍說是被大婦趕逐的逃妾。至於終身打算，她悽然說：「丈夫存亡莫卜，又無子女，真是斷梗飄萍一樣，只有求取主人主婦的憐恤，實在無法想到後來。」

伍少奶奶便問她：「可願前行一步，如願意的話，我還可以替你設法。」

少婦做出羞慚的模樣，眉目含情的說：「奴本不祥女子，誰肯討我這敗柳殘花！」

少奶奶笑道：「張師母，你不要顧慮這一層。憑你的這模樣兒，跟你這學問，這心路，是個男子，誰不愛你？至於你說的甚麼敗柳殘花，那更不算回事，若給人續弦做正室，人家或有個挑檢。你若不嫌屈就，仍肯作妾，現在就有一位紳士，很喜歡你，打算娶你做篷室。」

少婦搖頭做笑道：「少奶奶嘲笑我罷了，我不信有甚麼紳士會看上我，你老說的是誰呢？況且我在這裏，除了主人，我還沒有見過別的男人。」

少奶奶欣笑着站起來，把少婦一搜，手摸她的臉蛋說道：「你真是個尤物，不但美貌，心眼更多。實對你說了罷，看上你的，就是我們外子，張師母怎麼樣？你願意跟我夫婦一塊過日子麼？第一件，我先不吃你的醋，第二件，他很喜愛你的聰慧，這只看你的意思了。不過我家乃尋常紳士，可不能像你們先爺那位張老爺那麼闊。但是我們外子跟我，也不像張太太那麼虐待你的。你說罷，到底你心上怎麼樣？」

少婦漸漸低了頭，却趁勢往少奶奶懷中一擠，回手也把少奶奶摟住，故意將自己的臉放在少奶奶懷中，似乎很嬌羞的說：「不承望娘子這麼瞧得起我，這真是我的福命。不過奴還有下情……主人既然不嫌棄，娘子又憐惜奴……無奈奴只能給賢伉儷舖床疊被，侍寢拂榻，可惜奴生有隱疾，不能生育……」又嘆了一聲道：「這些話我也不好這樣說，娘子如果不棄，奴打算今夜先陪娘子睡一兩夜，奴可以把區區下情，仔細告訴你老。」

少奶奶聽了，很覺詫異，問道：「你只能侍寢，不能生育？這話怎講？你到底有甚麼隱疾，你不是說，你在張家已然生育過了嗎？」

這少婦驟經此問，張口結舌，不能猝答。仍將頭偎在少奶奶懷中，低低說道：「正因為這個，奴才落了暗疾……大白天家，奴實在不好意思說，而且儘說也不行。還是今天晚上，請大娘子教主人暫在書房睡一夜，由奴陪着娘子在這內寢，同床一被，我把我的事全告訴娘子。」

少奶奶聽了，更覺可怪，但笑說道：「這麼也好，我知道你的心，你要在陪主人之前，先陪陪我罷。這麼也好，我就答應你，其實你是心眼太多了，我若吃醋，我還替自己的丈夫說媒納妾麼？不過醜話我先說在頭裏，等到把你娶來之後，我真要跟你約定，你不能儘陪他，你也要陪我。咱們倆就在一床睡，把他闕出去，教他乾着急，眼饞肚不飽，教他衝着咱們兩人出像兒，你說好不好？」說時格格的笑了。

當下少奶奶把少婦調開，把她願意作妾的話，告訴了伍吟秋。伍吟秋只是嘻嘻的笑，半晌才說：「你不要胡鬧了。」少奶奶道：「怎麼叫胡鬧？這正好趁了你的願，你不用賊眉鼠

眼的偷瞧人家的腳了。趕明天我就給你們佈置新房，後天你們就拜堂，後天晚上你就可以明媒正道的賞鑑尊寵的蓮鈎新月了。『被底生春，入握應知軟似綿，』你要好好生受。不過你要怎樣謝媒罷？」一席話說得伍吟秋雙頰微紅，心中十分得意，衝着少奶奶笑得閉不上嘴。少奶奶依然打趣他，說：「看你這會子，坐立不甯，恐怕等不到後天。若不然，今天看看憲書，今晚上你就納寵，可好？」

伍吟秋道：「你不要挖苦人了，到底你跟她怎麼說的？人家現在是孤苦無依，投託無所，人家也許是本心不樂意，只苦於沒有退身步，勉強答應你的。若是那樣，你可是強逼人家的少年孀妾改嫁，你不但犯法，還未免缺德呢。」

少奶奶道：「哎呀，我忘了這一節，我別作缺德事，趁早打退堂鼓罷。我這就叫她去，當着你的面，我告訴她，就說你的意思，你不願缺德。孫媽，來呀！快把張師母請了來。」少奶奶故意做出悔不可追的樣子，伍吟秋公子沉不住氣了，連忙站起來，坐在少奶奶身旁，用手堵她的嘴，又探手摸她的胸懷道：「靜宜小姐，你真會放刁，我看看你的心底有幾個竅？你真會琢磨我？」

少奶奶管靜宜把丈夫一推道：「我怎麼琢磨你了？你說的乃是正大道理，我本來就錯，本來不該替丈夫逼娶人家的逃妾，我本來缺德嗎。」

伍吟秋笑道：「是我缺德，是我說錯了，靜宜小姐罰我個不知好歹罷。」就將頭一倒，倒在少奶奶懷中，裝小孩子，發賴，探衣襟捫乳，裝要做吃乳的嬰孩。少奶奶非常怕癢，格格的笑起來，把伍吟秋狠狠往外推，伍吟秋硬往懷中擠，夫妻兩滾在床頭，真似小娃子一樣

，吉吉呱呱，直鬧了好半晌才罷。

少奶奶管靜宜整飾衣襟，坐了起來，伍吟秋躺在她身邊，低聲說：「靜妹，你把張師母請來，讓我跟她談一回話，成不成？」少奶奶回身翹手指，把伍吟秋額角一點，說道：「看你這份出息！」伍吟秋笑道：「你不要多疑，我要聽她談談，她說話兒很開通，又帶點外鄉口音，雖然是女子，却有男子識度，倒真是個尤物。她的丰姿也與尋常女人不同，於媚俏中總帶出一點英氣。她說她是逃妾，孀妾，我却覺得她頗似明朝末年那幾個出名的俠妓似的，既有着女子的美豔，又有着男子的襟度，言談爽朗，聞見很透澈，真像馬湘蘭，李香君一流名娼。」

少奶奶道：「啐，看你胡說！」

伍吟秋道：「我說實在的，她決不像尋常女子，尤其是眉目舒展，跟你們不同。大抵你們女人越把腳纏得小，你們的眉心越露出一種悽苦之相；她獨不然，雙翹如此纖瘦，她臉上反倒跟男子一樣，很坦坦然的，這真奇怪極了。」

少奶奶忍不住笑起來，俯視自己雙足，又取鏡子自照道：「你簡直瞎說，若照你的話講，女人們脚大脚小，只看眉目，就猜出來了！」

伍吟秋笑道：「差不多罷。你看，你的眉目就不大舒展，就因為你沒有把腳纏好，常常疼痛，皺慣了眉，自然帶出悽楚的模樣來。你再看看我的眉毛，是不是比你舒展？你回頭再看看她，是不是跟男子一樣！」

少奶奶伸指羞他道：「不要扯臊了，我別不識趣，我把她請來罷。你是繞着灣子，要在

這功夫，先跟她談談，要看看她，既經提婚之後，對你意思怎麼樣？」說着，便叫：「孫媽，孫媽，快把張師母請過來！」

孫媽在第一次喊她時，已然來了，因聽見主人主婦正在閨房調情，只掀探頭，偷看了一眼，便躲在外間了。此時忙答應了一聲，先走進來，聽完吩咐，又退出去；把舌頭一吐，逕去書房，邀請女記室張師母。

張師母便是那個逃妾，經主婦一請，立刻過來。不想她剛一進屋，主人伍吟秋便嬉笑着跑了出來。兩個人劈頭碰上，張師母慢款蓮步，搖曳欲倒；主人公情不自禁，上前攙扶一把。張師母側臉迴眸，衝主人一笑。却又低頭說了一聲：「謝謝！」姍姍的走進了主人主婦的閨房。主婦一疊聲的叫：「吟秋，吟秋，你不要走啊！我把張師母邀來了，你怎麼的倒躲了？」

主婦追到閨房門口，張師母恰來到門口，主婦一手挽住了張師母，仍向伍吟秋公子叫個不住。伍吟秋一溜烟的躲出去，主婦管靜宜很高興的笑，且笑且說：「張師母，你看，我們吟秋一見你進來，你沒有害羞，他倒臊跑了。」

張師母道：「太太又鬥笑了，奴可担不住！」居然改掉做西賓的派頭，衝主婦執行待妾之禮。站在管靜宜的身旁，非常恭順，又非常親暱，竟似乎把自己變成小女孩子，要偎在主婦懷抱似的。兩個人相將相扶，進了閨房，主婦仍命女僕，快把主人請回。張師母羞羞慚慚的央告，求主婦不要鬧了：「他一進來，教人怪難爲情的，太太，還是奴陪您談一會兒罷。」並對主婦私陳下情，如果主人進來，抵面相對，教自己深了不是，淺了不是，稍一疏神，

怕教主人把她看成無恥。那一來，恐怕不能長侍主婦了。說的話十分柔婉，教主婦聽了，不忍拂逆。因是主婦笑了笑，往床上一躺；向張師母招手道：「來罷，你的話也對，你陪我躺一會兒。我還要問問你，你的芳名叫甚麼？」

張師母果然往床頭一倒，滾身往主婦懷中偎去，雙手探懷，來捫主婦的雙乳，並且低聲的似呻非呻的說：「太太，我叫張倩萍，太太若嫌名字不好，您給我另起一個名兒。」

這個逃難的女子，未來的侍妾，撒嬌似的在主婦懷中揉搓、櫻唇吻着主婦的粉腮。雙手撫弄主婦的胸乳，把主婦摸索得春情盪漾，且又觸癢，不由笑了起來，用手推拒道：「好好，你這個人可了不得，別看你是個女人，你竟要調戲我麼？你拿這一套，衝我們吟秋施展，還到罷了。你一個未成禮的側室，倒跟大婦挑逗，你好厲害呀。」深處璇闈的管靜宜，那裏會想到人妖雄娘子的把戲呢？她反而反攻上來，說是：「你不要囉唆我，我倒先給你來一下罷。」主婦一滾身，把這自稱張倩萍的女人，按在床頭，主婦便一撲，壓到張倩萍身上，雙手捧住倩萍的腮，狂吻狂嗅起來。

兩個女人，一個爲夫作媒的大婦，一個未來的侍妾，在深閨調情，漸流於狂縱，竟忘了主人公伍吟秋公子，此時還在書房。伍吟秋也是少年好色的人，他居然不來湊趣，兩個女人居然把他忽略了。那知他在這時，突然爲別墅的園丁悄悄邀請出去，說有一個生客來訪；好像是打聽逃亡的姬妾，好像是張師母家中的人，找尋來了！

伍吟秋不覺失驚，忙問園丁：「生客現在何處？是個怎麼樣的人？他都說了些甚麼？」園丁是個老年人，語言遲訥；只說這生客是個年青書生模樣的人，從昨天就在別墅附近

徘徊不去。據說：「曾向門房打聽過，咱們這裏可曾來過眼生的少年女人，臉子很俊，腳很小，身量細高，自稱是逃難的，告狀的，被家裏趕逐的？門房沒有好生答對他，他也就不多問了。可是他還不走，今早他又問我；他問的話，越問越離奇。小的因他穿戴不俗，不像個流氓，就問他打聽這個做甚麼？他說的話吓了小的一跳，小的不敢妄說。現在他就在花園等着，他願意面見主人，細說詳情。他說他是訪拿妖賊的，他說有一個妖賊，生得很漂亮，專好將男扮女，誘騙大家貴婦的財物。他的話簡直吓人一跳，他說這個男扮女的妖賊本領很大，又會邪術，很不好捉拿，現在大概落到咱們這裏了！……」

園丁還要說，伍吟秋已然變了色，十分志忑。抬頭看天色，已漸黃昏，站起腳來，要往外走，忽又心一動，忙轉身回去，把女僕孫媽叫到面前，低囑數語。這才忽忽走出去，且跑且對園丁說：「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，也不要走漏消息。」園丁連聲說是，主僕二人悄悄溜出別墅，繞到後院外。那個少年書生也很像怕人見，已然隱藏在竹林後面了。

伍吟秋到竹林後，與這少年書生抵面相會，也覺詫異。這是一個很文弱，很清秀的一個少年；身量不高，面白如冠玉，手臂尤美，雙瞳如剪水，微含愁態，舉止風雅，步履紆徐。乍一相對，面泛紅霞，頗有女孩兒氣；却是一整面盤，頓轉肅然，歛袖拱手，向伍公子道：「這位想是宅主人，你家貴姓伍麼？」

伍公子道：「正是姓伍，閣下貴姓？素非相識，有何事見訪？」

少年書生左右四顧道：「這裏還僻靜，可否請屏退貴价，區區不才有一祕事奉聞。」

伍吟秋也往四面一看道：「這人是我家世僕，也是心腹人，當着他不要緊，請客人有話

儘管明言。」

少年書生雙眉微蹙，似有不得已之狀。半晌方說：「此事關係府上全家性命，不是我在下故作詭秘，委因我在下和這男扮女的人妖，仇深似海，我爲了復仇，一路尋訪他，不想他落到府上了。府上若不不小心，也恐陷我舍下的故轍，弄得府上宅眷求生不能，求死也不得。我很想跟公子密議捉拿此賊，這事實不能讓第三人知道。……」

伍吟秋乃是有學問的貴胄，頓時聽懂了，猜明了，不由大爲震怖道：「哎呀，不好，莫非我舍下新救的這個避難的貴家逃妾，竟是男扮女裝的，竟是人妖一流人麼？」

少年書生冷然道：「是，是，若不是，倒真是公子飛來的豔福了。」又道：「府上這一會事，能夠遇上我，真乃是尊府上有德。我在下的親眷，就不幸得很了，我爲了替舍親復仇，一路追緝他；現在我便要設計捉拿這個惡賊。這個賊已然惡貫滿盈，他一定要遭報應了。但是這個賊身上有一種迷藥，我若跟他力鬥，仍恐敵不住他。我要請公子助我一臂之力，我要做成圈套，乘夜誘捕他。」

伍吟秋此時心神驚惶不定，又多少懷着疑猜，怕這少年書生另有機謀。比如說，這少年書生跟這個假逃妾張倩萍，乃是合謀打虎的，乘機闖入富家鉅室，裏應外合，乘機搶劫。又比如說，逃妾張倩萍實是女子，這少年書生知道他的根底，特來說詐。……人的心是曲曲折折的，往往看事不敢只看一面，願要深究裏面黑暗處。伍吟秋是聰明人，當時心中又轉軸了。抬頭把少年書生端詳了一會，這書生如此美，而且頭戴儒冠，微露鬢角；而且說話女聲女氣的，伍吟秋心中未免打鼓。

伍吟秋皺眉凝目良久，方才說：「先生，你說的話我全信，只是我還要考察考察。你說他是男子？你說你要乘夜誘捕他，你用甚麼方法呢？」

少年書生也似看出伍吟秋的神情，起初震驚，惶愧，漸漸轉爲疑慮；書生便知倉卒初會，交淺言深，對方自然要由疑駭而生猜防了。便咳了一聲，又仔仔細細剖白了一番，更將誘捕的辦法，低低的向伍吟秋說。伍吟秋還是盤詰，也就是還在猜疑。

少年書生搖頭長喟道：「我也曉得我在下突然無端至前，公子不敢率然輕信。然而我請公子看我的臉神，我是坦白的，還是詭詐的？我再請公子細細揣摩那個逃難女子，畢竟男扮女粧，必有破綻。第一，他像貌儘美，終露出江湖氣，丈夫氣。第二，他既是男子，必非纏足，他的脚是踏着木蹻的，那一定太小太瘦，走路不穩。第三，他既然裝的是假脚，他的身材一定比尋常女子高，他不是是一個長身玉立樣的婦人？他不是不是像戲台上的武旦？第四，他既是僞粧女子，他一定故意模仿女人的嬌態，這一點真真假假，難免過火，必露馬脚。第五，他是假粧女人，他對男子故作嬌羞，他對女人又免不了撕皮搗肉，過於親暱，流露出輕狂調情的憨態。公子，你仔細回想一下，我的話可有假？我再警告公子一聲，他是淫賊，他不但要污辱婦女，還盜取你家的珍寶，他是人財兩得。這件事十分險詐，機括很緊，刻不容緩；你不要猶疑，誤了大事。他一溷到人家，必定首先哄騙人家婦女，尤其是未出閣的女孩子，更難逃出他的手心。府上一定有女眷，你想想可怕不可怕？你可以問府上女眷，據說他已溷進來三四天了，我恐怕……我不忍說，公子你快快應付罷，你不要猜疑自誤。」把這雄娘子的劣行，細細描說了一遍，把自己要如何設計誘捕的方法，也扼要講說出來。

那誘捕的方法，只是個托樑換柱之計。暗示着伍公子，如果此賊還未與府中女眷同室而宿；今晚就可以暗遣一個美貌女子，看出來是此賊所覬覦的，故意和他同床共枕。到了時候，故意弄滅了燈，把少年書生換進去，當場捉拿；驗明是男子，便加誅戮或交官。少年書生的意思，是當場一殺，若伍府上不敢做這事，書生要求把此賊交給他，以便押出交官歸案，治罪復仇。

伍吟秋聽了，疑疑思思，不以為然。他說：「何必費這大事？我可以找一個有年紀的女僕，等這張師母睡熟，潛施摸驗，豈不省事？」

少年書生冷笑道：「他是幹這個的，他豈容你挨近？他睡覺必有防備，他必自託貞烈，獨宿必嚴門戶，你的女僕就挨不着他。只有美貌的少女少婦，他願意邀來同枕，才能挨着他的身。公子不信，可遣青年使女試試也可以，只恐他看不上誰，他就決計不容誰挨着他。他若願意和誰同室，他就是要用蒙藥，暗算誰了。」少年辯開揉碎這麼一說，伍吟秋心中漸漸活動，口頭上說：「好罷。」他還要進去問他的妻子管靜宜。少年書生無法勉強，歎了口氣，心中着急，口頭上也只得說：「好罷。」便與伍公子叮嚀後會，約定了今日見面聽信的時刻和地點。書生很想潛藏在伍氏別墅，看出伍公子不放心自己，只略為透了意思，又說：「我是一來爲自己，一來爲府上，一來爲受害女子，才要懲治此賊。公子你不要忽略了我的至意！」說罷，便飄然而去。

可是事情進展的很快，伍吟秋深以少年書生無端而來爲可疑，等到他進入內室，把妻子管靜宜調出來，祕密一說；管靜宜悚然一震，面頰泛起紅潮，哎喲一聲道：「張倩萍，她真

是男子嗎？」渾身抖擻起來，竟突然落淚道：「你把我害苦了！」

第九章 冤家聚首雄娘子失脚

伍吟秋公子不禁大駭，握住了妻子的手，一句跟一句的窮詰。才知道剛才，就是剛才，這個逃妾張倩萍跟主婦管靜宜，在閨房內室，同床並枕，抵面私語時，由調笑而調情，她竟摸索起管靜宜來了。而且把管娘子弄得春情盪漾，兩個婦人恍惚變成一男一女似的戲謔。等管靜宜情不自禁，互相擁抱，接唇偎懷，胡鬧良久，忽然她清醒過來了，忽然她覺得這個逃妾，這個未來的侍姬，未免太輕狂，太放蕩，居然似侍妾的地位，敢跟主婦大婦胡調。

管靜宜是大家閨秀，一時被春情挑逗，一時又覺不合。……正在此時她的丈夫忽然告訴她，張倩萍是男子僞粧，現在有人告發追緝來了，管娘子幾乎吓倒！而且情不自禁，愧不可仰，猝然指着伍吟秋道：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你把我毀害了！」一對對的眼淚流下來了。

伍吟秋大驚，照這樣子看，似乎自己引狼入室，自己的結髮之妻大概已經上了當！然後他眼看著嬌妻，竟沒有勇氣，作更好的設想。

他猝然攙起了他的夫人，連連說：「不要哭，不要哭！」張惶四顧，還想瞞着婢媼。他很快的把管靜宜娘子，架到別室，再三盤問。他最恐怖的是，他的娘子是否已被這人妖暗算，以致失身了？他愧恨成怒，極力推搖妻子的雙肩，說道：「不許哭，快說！」管靜宜這才忍愧說出，這個逃妾如何的挑逗自己，如何的調戲自己，以至於擁抱，接唇，偎懷，全做過了。……伍吟秋拭着汗說：「還有別的沒有？」

管靜宜滿臉通紅的說：「就在剛才，她跟我說風話，動手動腳；這就夠恨人的了，夠毀人的了，還有甚麼別的？」

是的，一個僞粧女子，跟堂堂高門貴婦並枕調情，自然是濯西江之水，不足以滌辱。還有別的？還有甚麼別的？」

伍公子不放心，不滿足。他當然不盼望別的，可是他問出別的來，總疑心着還有別的。而娘子口差不說，他急頭暴臉的低聲追問。直問管靜宜娘子心神稍定，方才想到丈夫的最怕的那一點，連忙的說：「她不過是跟我胡鬧，我還沒有上他的當，你放心，這就是剛才的事。」

伍公子仍道：「快說實話，你不要瞞我。」

管靜宜道：「情實我沒有瞞你。」

伍公子道：「你爲甚麼哭？你一定被他……被他騙了！」

管靜宜看見丈夫急怒過甚，趕緊的拉着丈夫的手，極力把愧慙之容鎮定下去，說道：「秋哥，你不要多疑，不要害怕，我怎能欺瞞你？我是，你想想我的身分，再想想我們的門楣，一個人妖瀾進來了，我怎會不躁的哭？好哥哥，你不要多疑，我全告訴你。」再把閨房中的事，一字不遺，細細描說給丈夫聽；並且指天誓日，「就是這個，沒有別的了。」

伍吟秋長吁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的天，你幸而沒有受害！……現在我們必須幫助人家，把這個妖賊捉住。」

他的娘子的一副羞慚之淚，把他引得犯疑；他的娘子一番警告之辭，把他的懷疑一掃而

空。他再不疑感少年書生的無端而來了，他的娘子所說張倩萍的猥褻舉動，已足證明張倩萍決非被難女人。伍吟秋慌慌張張往外走，要給少年書生送信。管靜宜很難堪，很愧恨的抓住了丈夫，說道：「你做甚麼去？你走了出去，我呢？」伍吟秋道：「這個我就找那書生去，你可以躲到旁屋去。」

管靜宜道：「噫呀，那不成，他要是再來撕掙我呢？我得跟着你。這個人妖不除，我簡直不能再在這別墅呆了。」

伍吟秋無可奈何，低告娘子數語。把女僕丫環叫來，片刻也不要離開主婦，在白天，在暫時，決不會出錯。

管靜宜還是胆怯，而且他丈夫要教她臉上不露形跡，她簡直做不到。她眼中含着淚，恨不得遷出別墅，躲避人妖。伍吟秋十分無奈，想出一個下策，暗告管靜宜，從使女中，挑選了一個最美貌的少女，卽命這美貌小丫環，陪伴這個「張師母」，藉此暗作李代桃僵之計。然後伍吟秋很快的溜出後園，派人尋找那個少年書生去了。

少年書生很快的來到，就在竹林中，與別墅主人伍吟秋定下了祕計，要捉這個雄娘子飛來豔婦。

依着少年書生的主張，這個雄娘子既跟主婦管靜宜曠近，那麼他一定是把主婦管靜宜當做口中食了。今天夜間，仍當使主婦跟他同居一室，然後臨睡時故意弄熄了燈，然後主婦假裝赴廁，摸黑換了少年書生，少年書生就可以當場擒賊。然而這主意，既知雄娘子是雄非雌，主婦管靜宜豈肯再幹？也沒有這份胆量去幹。而且主人伍吟秋更決計不肯教娘子如此幹，

好比玩火伴虎一般，萬一有個閃失，真真不堪設想。少年再一申說，伍公子脫口峻拒，少年頓生難色：「你不肯這樣做，我却不是惡賊的敵手，若明着去捉，一個捉不好，府上可要受害！」

別墅主人伍吟秋立刻說出了另一個李代桃僵之計，那便是暗遣美婢爲餌。他告訴書生，他已然這麼做了。

少年書生微微冷笑，情知伍公子要拿這個婢女一個女孩子做犧牲了。他怕自己的娘子失節，他教婢女李代桃僵，然後再叫書生李代桃僵。少年書生以爲他這居心殊欠仁義；雖然搖頭腹誹，只得接受了這個主意，從新授以祕計，但是事實上仍要主婦協力。

議定祕計，少年書生潛藏在別墅別室，伍吟秋回轉內宅，悄悄告訴管靜宜。管靜宜恨不得離開別墅，不敢照計行事。伍吟秋把書生諄的囑語，再三解釋給他聽，她這才惴惴然拭淚答應。把怨尤的眼波注意到丈夫臉上，心中實在是恐怖；經丈夫再三的苦勸，而且安慰再三，方才答應了。

主婦管靜宜沉不住氣，把那個少年美婢叫來，低聲暗囑：「你今晚上陪着張師母在一屋裏睡。你可要靈醒一點，不要睡熟。你先把燈弄滅了，回頭有人摸黑敲門，你悄悄的出來，把人放進去。」却隱瞞着真相，不肯告知婢女，臉上的神情帶出尷尬相。這婢女覺得有些可慮，但也不敢違拗，悄聲答應下了。

張師母（那個被告發爲男扮女裝的逃妾）一點也不理會，照樣找主婦來湊趣，主婦借着事由，總躲避她。幸而女僕孫媽比較靈透，此刻已受過主人主婦的隱約的關照，她便猜出張

師母大概是壞人。主人教她留神，她就留神；主婦教她幫着美婢陪伴張師母，她就慫恿美婢，和張師母搭訕親近。而且代傳口諭，說主婦吩咐的，今天叫榮芬姑娘陪着張師母在小書房安歇。老早的給舖床墊被，又給泡了一壺茶，把美婢榮芬撮弄到小書房，和張師母同室同床。

婢女榮芬，今年在十六歲，是個小女孩子，果然生得苗苗條條，曲眉粉頰，有幾分姿色。這個張師母起初並不會顧盼到她；張師母原意，今晚要與主婦同榻，細訴懷抱，把男主人故意趕到書房去睡。這好比妻妾和美，驅逐丈夫似的，表面看，乃是一種女人的惡作劇。主婦管靜宜本來笑着答應了，現在變了卦，而且主婦老早的回轉閨房，關門睡覺去了。據女僕傳言，太太今天頭痛，連老爺也趕到外書房去了。像這樣，這個張師母應該回想一下：不料這李代桃僵之計，居然生效。主婦不在面前，換了這個嬌如小鳥的使女，張師母便忘情了。張師母到現在，才把榮芬仔細一看，居然很可人，很有媚態。最奇怪的是，使女奉命來給張師母做伴，也是女孩兒們的常事，這個榮芬姑娘竟含羞帶愧，立在一旁，歛眉掠髮，垂睫視地，彷彿像新婦似的不敢抬頭。

此時天已然很早了，張師母看出美婢嬌羞，她再想不到嬌羞是躲避，無名的恐懼也像嬌羞，也是一樣躲避。張師母到她反覺得有趣，便上前把榮芬拉了一把說：「姑娘，你叫甚麼名字？你可是太太打發來，給我做伴的麼？」

榮芬俯視脚下，低聲說：「是的，奴才叫榮芬。」

張師母握着榮芬的手，搭訕了一陣閒話，隨即拽到床前，使她跟自己並肩而坐。徐徐問

道：「榮姑娘，今年你幾歲？」榮芬道：「奴才十六了。」張師母笑道：「原來你十六歲了，歲數很不小了。但不知道你有沒有婿家沒有？十六歲也是大姑娘了，不知道你心眼上有誰，告訴我，我告訴你們太太，準教你稱心如意。」榮芬還是不言語，這張師母便格格的笑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像你這大歲數的時候，早就開竅了，天天做夢，夢見小女婿子。我們那幾個女伴，也是一樣，我們湊到一塊，甚麼話都說。那家的學生漂亮，那家的男孩子溫柔多情，那個姑娘的未婚夫婿好，那個姑娘的未婚夫婿傻，沒有外人，沒有事的時候，我天天講究。我們不但是講究……幾個女孩子聚在一處，玩笑慣了，嘴敞極了，甚麼話都敢說，甚麼事也都敢做。有時候，我們睡在一處，我們就裝新郎官，新娘子。我們也是成雙成對的，和真人洞房一樣，不但這麼樣同床並枕，還這麼樣摟摟抱抱的。這一個當新娘子，羞羞怯怯，那一個當新郎官，就這麼着……」

張師母且說且表演，榮芬姑娘被鬧得臉通紅，心亂跳，而且硬被張師母撮到床頭，按倒了，把唇吻放在她的腮上。她還小，從來沒見過這個，不禁失聲叫了起來。「哎呦，張師母，您您您……別鬧，我我我不成！」極力的撐拒，聲聞於戶外。張師母忽然警覺，燈還沒有熄，門也沒有關，她立刻鬆手，下了床，打算過去掩門。使女榮芬鬢髮鬆散，立刻從床上爬起，一溜烟逃出去。張師母一把沒抓着，趕緊追了出去。不想那女僕孫媽正藏在外面偷聽，忙咳了一聲，向女婢榮芬說：「小芬，你還不睡，你出來做甚麼？」

榮芬說道：「張師母，他淨跟人家鬧！」女僕忙笑道：「這麼大姑娘，還不識逗？張師母是喜愛你，還不老老實實睡去？給太太知道了，又要罵你不好生服侍人，淨淘氣吵鬧！」

湊到榮芬身旁，連連捏手，默囑數語，立逼榮芬回房。張師母也已追來，笑着說：「想不到這小芬姑娘這麼靚，她不願跟我做伴。來罷，小芬姑娘，你不願跟我三頭睡，咱們可以打通腿，你在一頭，我在一頭。若大丫頭，原來不識逗，怕人給她說婆婆。」且說且動手，把小芬像捉小鷄似的拉了回去。榮芬眼露出求助，求免的神氣，終不敢違拗主婦，於是心上怕怕的，陪笑說：「張師母您鬆手，我跟你做伴去，你別摸我，怎麼着都行。」

第二番入室，張師母不再魯莽了，榮芬也不敢再強拗了。一個好哄，一個軟躲，重新打點上床安歇。

榮芬先給舖好了床被，便要另自搭舖；張師母不許，定要同床。榮芬便把一對枕頭一東一西放着，預備好了煖壺，端來了燈，掩上了屋門，便請張師母先行上床。自然是女客在床裏，侍女在床外，以便服侍了。張師母要叫榮芬睡在牀裏，榮芬一死兒而不肯，也不敢，說是怕太太說。張師母笑了笑，說道：「由你罷，咱們一塊兒脫衣上牀罷。榮芬笑請張師母寬衣，她說：她還要出去小解，就便把溺器拿來。張師母等着她，她不肯，婉婉的懇求張師母先解衣履，先登榻。張師母想了想，笑了，說道：「也好。不過我有一個毛病，不吹燈，不能脫衣上牀。我現在要睡了。……」一面解衣紐，一面命榮芬熄燈。

張師母自然是熄了燈，才好脫她的鞋襪的。不料這燈光一滅，榮芬如釋重負，向牀頭說道：「你老請先躺下罷，我這就來。」

燈光已滅，全屋漆黑，張師母總總綽綽的脫衣裳，脫綉鞋，摸黑展被上床，就枕等待。美婢榮芬就摸着黑，開了門，走出去，上廁所，取溺器。

當此時，那個突然而來的少年書生，正在別墅別室，伺機而動。男主人伍吟秋一面陪伴着書生，一面顧慮着愛妻，一面怕着喬粧女子「張師母」的意外舉動。把一顆心分在三處，懸懸不甯。少年書生一聲不言語，遠遠的坐在一旁，已將捉淫賊的武器帶來了。書生也自心神不甯，眼珠亂轉，起來坐上，把伍公子囑了又囑，教他沉住了氣，靜等時機。兩個人好似度日如年，耗到時候差不多，少年書生站起來，便問宅主人伍公子：「那賊睡了沒有？你快去看看，或者叫別人去看看。我覺得夠時候了。」

伍公子趕忙的答應了，悄悄溜出去，不大功夫轉來，却吃了一驚。少年書生把屋門掩上了，伍公子推了一推，沒有推開，忙說：「怎的了？」

少年書生在屋中說：「等一等！」停了片刻，開了門，把宅主人放進屋。燈光下一着，伍公子越發驚駭，這個長袍儒服的少年書生已變成急裝緊袴，穿夜行衣的女子了。

伍公子瞠目相視，幾乎說不出話來，吃吃的說道：「你你你！……」那張師母既是男扮女粧的妖人，這捉人妖的書生又突成女扮男粧的夜行女子，事情太不測了，他不禁由「張師母」疑到少年書生身上。雖然這書生變成花容月貌之女，他反而畏若蛇蠍，倒退着要出去，這少女慌忙阻住退路，低聲說：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多疑，我爲了要拿他，不得不這樣粧扮。」

伍公子道：「但是，你不是粧扮的，你分明是個女子，……也許你是男子，你比他裝的還像，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女粧的少年書生咳了一聲道：「你不必問了，我跟這賊子有很大的仇恨，你不要管我是

男是女，我是要報仇來的，你是要除禍害。現在時候不早了，你不要亂想，快依着我辦。到底賊子睡了沒有？我必須這樣打扮，才好設計生擒他。」

這急裝緊袴的書生女子，細腰削肩，體態婀娜，配着她那嬌柔喉嚨，伍公子確已斷定她是個女子。這女子一力催促伍公子，盤問賊子到底睡了沒有？伍公子吃吃半晌，這才答道：「她已然進了內書房，由丫環榮芬陪着她，他大概這就睡。不過榮芬太不濟，怕哄不住她，女僕剛才告訴我了，我沒有親自過去探看。」

急裝緊袴的夜行少女，點了點頭，說：「好！」又皺眉一想問道：「使女太小，本也不能辦這大事，現在就這樣罷，我立刻就去釘着！」站起來，備好武器，催伍吟秋引路，一直往內書房去。

兩個人一聲不言語，躡足而行，到了內書房外，藏在暗隅。內書房燈光搖曳，隱隱傳出笑語聲；又挨了一會，目睹美婢榮芬逃了出來。夜行女子忙拖伍吟秋藏到角門後，女僕旋將榮芬勸回去，所謂「張師母」也已回房，夜行女子便悄悄湊了過去。

功夫不大，內書房燈光忽滅，美婢榮芬悄悄溜出內書房，真往廁所走。夜行女子忙會同伍公子掩，到榮芬背後，輕輕叫了一聲。黑影中，榮芬聞聲回頭，問道：「是大爺嗎？」伍吟秋忙問：「張師母睡了沒有？」榮芬低答道：「剛躺下。」夜行少女（偽裝書生）緊釘着問：「她可是脫了衣服睡的？」

榮芬答道：「是的。她把衣服全脫了，只穿着小衣裳，鑽進被窩了。」
夜行少女問：「是誰吹的燈？你吹的，還是她吹的？」

答道：「她吹的，她說她不吹燈，不能脫衣服睡覺。」

問道：「你沒見他脫鞋麼？」

回答道：「沒有，她是先吹燈，後脫衣服，沒有見他脫鞋。」

又問：「你可看見她帶着兵器，刀子，和暗器囊，薰香盒麼？」

榮芬很詫異的望黑影看，當然看不出這少年書生改裝的夜行女子的相貌，只聽聲口，知這女人。便答道：「我不曉得，我沒見她帶刀。」

夜行女子略一遲徊，立刻奮然道：「好了，她現在不是剛臥下，還沒有睡着嗎？」

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夜行女子道：「丫頭，我爲了保全你，只好冒險了。伍公子，現在我就要假裝丫頭，偷偷混進去。好在她已然熄了燈，你聽動靜罷。我只一喊暗號，你趕快叫僕人打着燈籠，進去幫忙。……萬一不好，萬一我拿不住她，或者我殺不過他，你也要留神，你要趕快逃命。……」

囑罷，便命使女榮芬藏起來。少女便摸着黑，咬牙躡足，逕往內書房門溜進；使女榮芬慌忙藏到女下房。宅主人慌忙跑到男下房，男下房已有壯僕持械守夜。趕緊知會了，預備下燈籠，靜聽動靜吉凶。

夜行少女暗提一劍一囊，悄悄來到內書房門口，略一定神，又側耳聽了聽，便即犯難入內。

床上的張師母正等得發急，一聽脚步，便問道：「芬姑娘，你怎麼解了這半天的溲？」

夜行少女不響，只含糊一諾，便摸摸索索上前。

屋中漆黑無光。雖然漆黑無光，夜行少女已經先時問明了內書房的佈置情形；何處有桌椅，何處有書廚書架，何處有牀榻，已由伍吟秋公子說明。不但說明，夜行少女還教他繪出房圖，頂要緊的便是床帳所在處，和門窗的方向，和房心的迴旋退身地步。夜行少女曉得床設在門旁，便把門扇猛一關，做出關閉上栓的聲響，可是暗中並沒有門上，反而漏出一縫。她仍有怯心，怕門不過「張師母」。於是樣樣都布置好，將身子移到床榻前，稍不留神，舉步觸着床前放着的矮腳榻，幾乎絆倒。

她到底不會事先履勘過，並且沒做過夜行功夫。她的手往下一扶，按着了床頭倚枕的「張師母」。張師母笑着說：「榮芬姑娘，你慢慢的來呀。」探手一拉夜行少女的手臂，居然攔住手腕，便往床上一拖。

夜行少女似乎有些慌，迫不及待，立刻動手，把包囊一抖一蒙，嗤的一聲，床頭蓬騰，隨發銳叫。夜行少女明明覺得包囊中的蒙藥拍落了空，只有得手中匕首，軟膩膩的刺中了對手，對手突然反撲，兩個人摸黑交了手。

夜行少女咬牙切齒，揮短刀連扎。張師母猝出不意，失聲連叱，如中箭虎，雙手枒枒又硬來奪刀，同時將整個身子猛砸下來，夜行少女在黑影中，左手抓敵，右手連戳；對手不顧性命一般，不閃躲，反進撲，空手奪刀，兩個人滾成一團。咕登一聲，張師母栽下牀來。夜行少女急退不迭，兩隻胳膊被人交關抱住，也被牽扯得仰面跌倒。

黑影中兩人滿地亂滾，張師母的一隻手猛來扼扣少女的咽喉，少女的刀疾來刺張師母的

手臉，張師母的手又來搶刀。刀鋒被手抓住，少女疾疾一抽，似乎把對手的手掌勒裂，哎呀一叫，頓然鬆手。

夜行少女一聲不哼，躍身跳起，揮刀尋人下剋。張師母厲聲叫罵，也猛然躍起，奪門欲逃。當此時，內書房窗前，門外，已埋伏了伍府上好幾個健僕。夜行少女振吭疾叫：「你們快來，把他截住！」

恰巧有一個魯莽的幹僕，聽清了顛撲之聲，提燈尋門來看。恰巧張師母血淋淋的往外鑽，兩人劈面相逢。夜行少女疾叫：「快抓！」幹僕便冒冒失失沒身一擋，張師母慌慌張張，奮力一蹴，竟被把幹僕蹶倒，少女已然趕到。喝道：「看刀！」一尺八寸長匕首奔後心刺去。張師母側身一閃，急急招架，竟被這冒失鬼的幹僕雙手一抱，整個抱住。張師母狠狠一掙，少女狠命一揪，幹僕與張師母同時栽倒。

伍府僕從好幾個人提燈撲來，百忙中，就燈影裏，七手八腳，把張師母按住，却忘了拿繩子。夜行少女扼住張師母的咽喉，喘吁吁叫道：「快捆上他！」一個僕人應聲奔出去尋繩，那個美婢榮芬戰抖抖湊過來。夜行少女一眼望見，忙叫：「榮芬，快到屋裏，把這賊腰帶尋來。」榮芬噉應着要走，忽然說道：「我這裏有腰帶！」把自身外面一件腰巾，趕快的解下來。

張師母手和脚都被人拘住，兩三個壯僕騎在他身上，她不住掙扎，但已無及。夜行少女仍怕她掙脫，很快的接過女婢的腰巾，把張師母雙手反縛了。男僕們見狀也忙各解腰帶，於是左一道，右一道，把張師母捆成粽子，抬到內書房，往地上一丟。夜行少女說：「你們把

她抬到床上，我還要審問她！」

男女僕婢都擠了來，有的高舉燈籠，有的點上銅燈，有的忙着點蠟，整個的書房擺了許多燈火，照白如晝。伍吟秋公子驚魂乍定，命女僕到內宅告知主婦：「賊已成擒，不要緊了！」主婦管靜宜娘子，很驚慌的被攙出來；她又害怕，又要看看真相。內書房裏；裏外擠滿了人，伍吟秋公子遂即發話，只留下兩個健僕看賊，其餘下人全命退出。屋中只留下女僕孫媽和美婢榮芬，扶着主婦坐下。夜行少女喘成一團，也搬了一把凳子；坐在屋隅歇息，於是衆人齊看這個被捕的張師母。

張師母被丟在床上；身上祇穿着小衣，渾身血跡淋漓。她掙扎着說：「好啊，姓伍的，你還有這一套。想不到我栽在你手裏了，可是動手捉我的，到底是你們那一個？」她抬起頭來尋找，她受傷處依然汨汨的流血，她在黑影中遇刺，並不曉得傷她的是那一個。她只道是自己形色漏了破綻，伍府上諒有護院鏢師，看破了她的偽粧，暗算了她。

她又問了一聲：「是你們那一位，把我捉住的？」身子被捆，視聽不便，極力欠身扭頸，看見了伍吟秋夫婦。不由面發猶笑道：「二位主人，你不要苦害我們被難的人呀！請問你們爲甚麼這樣琢磨我？我沒有妨害你們，也沒有犯法，難道逃難也有罪嗎？」

伍吟秋夫婦正自凝視她，見她花殘月缺似的，姿媚頓減。她頭上的假髮還在，他裙下的雙翹已然脫卸在床頭枕底，業被搜出來，擺在桌上；她已然露出了馬脚，她還不認賬。伍吟秋恨極切齒道：「你這惡賊，你你你……」忽然瞥見男僕和女婢都露出詫容，伍公子想起了門戶之羞，便要把僕婢屏退，起來問夜行少女：「可使得麼？」

夜行少女點了點頭，當下健僕齊退，只留下使女榮芬，連女僕也遣開了。

伍吟秋罵道：「你這惡賊，你圖財行竊，我並不惱恨，就是你打搶我，我也不介意。你却男扮女粧，溷入人家閨閣，惡賊你一定是桑冲之流，你快從實招來！」

這張師母微笑不答，半晌方說：「姓伍的，你雖然眼力高，活捉住我，你也不能奈何我。你敢把我交官麼？是你先存了貪色之心，才把我收留下。你只敢把我送官，我就如實供訴，你的夫人可是跟我，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你不嫌丟人，你就害我。要知道你害了我，我也害你；你要我的命，我就毀害你夫人的名節，這無非打個和奸，我才不怕呢。你還能把我殺了不成？」

伍吟秋，管靜宜四目對視，都紅了臉。伍吟秋過去打她一個嘴巴，恨道：「我一定從嚴法辦你，我就殺了你，替人間除害。惡賊，你到底叫甚麼名字？是那裏人？有多少黨羽？我跟你素無冤怨，是誰叫你來的？」

張師母笑道：「是你的妻子招我來的。是你自己把我拉進門的。我便是匹馬單槍一個人，可是我還有黨羽，你胆敢把我送官，我的夥伴便跟你沒了沒完。我的姓名，你不必問，說出來你也不曉得我是誰。」

她還在肆口威脅，夜行少女坐在屋隅，緩而又緩，歇過一口氣來，偷閃雙眸，眼睜睜看着這個「張師母」，咬牙不語，心中紛亂如麻。此時張師母縱橫被縛，掙扎不得，上身穿淺碧短衫，下身穿淡青肥腿袴，胸前擊大紅金鏈抹胸，顏色側豔，却從創口殷殷溢血；雖然形容慘淡，鱗傷遍體，竟一點也不怯餒，面上流露疏狂之態。夜行少女看而又看，終於忍不住

出了聲，厲聲銳呼道：「張青禾，不曉得你是誰！張青禾，狗淫賊，你睜大了眼，看看我是誰！」

張師母聞聲一驚，扭轉身子，往這邊尋。夜行少女早不待她尋顧，突然站起身，直昂昂立在張師母面前，並且把張師母頸頸一扭，直扭轉來，使得兩人面面相對。更順手端過來一盞燈，高舉床前，兩個人四目對看。燈光輝煌下，這個張師母凝眸看清了武裝夜行少女。

「哎呀，是你，你你你，一定是黎小霞！你怎麼來到這裏？」

伍氏夫妻這才聽明；黎小霞是少女的名字，而張青禾就是男扮女粧的張師母的名字。並且立刻明白：少女黎小霞必與這女粧的張青禾，有着很大的糾葛和怨仇。

夫妻倆看了看這人，又看了看那人，張口欲言，又復住口，依然眼睜睜釘着兩人的嘴。只見夜行少女冷笑個不住，說道：「張青禾，你還認得姑娘！你要知道我怎麼來到這裏麼？狗賊，姑娘就是專心一意，找尋你來的。狗賊，你無端的毀害了我，我姑娘早要一死，可是不肯白死，現在我就拿着死的心腸，來親自找你來報仇。狗賊，你今天栽在姑娘手心了，好賊子，你拿命來罷！」把張青禾按倒，刷地拔出了刀，回顧使女榮芬：「快來給我端燈！」榮芬戰抖抖端不住燈，伍吟秋公子連忙接燈，並加攔阻；少女冷笑不聽，張青禾把眼一閉道：「黎姑娘，果然是你。你要取我的性命，我早應該還給你，……但是，你先不要殺我！可容我多說兩句話嗎？」

夜行少女不肯聽他的話，尤其怕他胡言亂道，便要上前趕緊動手。宅主人伍吟秋雖然聽出來夜行少女名叫黎小霞，却不知黎小霞是如何人。但不論怎樣，他不願意在他別墅中殺人

鬧出命案，恐受訟累。他就橫身遮住了張青禾，他的夫人管靜宜也忙過來，拉住了黎小霞，吃吃的說：「你這位姑娘，快不要動刀，我們可以依法治他的罪。」夜行少女黎小霞冷笑道：「伍夫人，你不要害怕。這個賊子決不能交官，你若把他交官，他一定嚼舌根誣辱你的名節。你們就不顧出人命，我也該挖去他的賊眼，割去他的毒舌，省得教他毀害了良家閨秀，再肆口誣害良家閨秀。」說着還要動手，伍氏夫婦再三勸救。

張青禾浩然長嘆，搖頭自恨道：「黎小姐，你罵的很對。我張青禾不幸誤交淫朋，流入邪途，我也未嘗不自悔恨，無奈我已然積惡難返了。但是我還有一點奢望，黎小姐，你先不要動手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請你聽我說幾句懺悔的話，你再殺我不遲。我只求你痛痛快快一刀，卻不要你殘毀我的身體。」說時一頰，向伍公子，女婢榮芬央告道：「請你們把我扶起來，我對黎小姐說幾句悔罪的話。」伍吟秋不敢扶，黎小霞恨恨過來，用手一揪，重把張青禾扯起來，說道：「惡賊，你有甚麼遺言，你就說罷。你若胡言亂道，姑娘就給你一刀！」

張青禾坐住了，目視衆人，搖搖頭，向黎小霞道：「黎小姐，我不是生下來便是惡人，不幸我少喪生父，跟一位女劍客做義子，學會了武藝。我這義母管我太嚴，又不得法，以致我受了小人的蠱惑，鬧出大禍，走投無路，才淪入下流。自從我遇見小姐你，我實在是敬你，愛你，很想得你爲妻，從此折節洗手，改入正途。我決不想污辱你，我實在是……」

黎小霞雙頰一紅，把刀一舉。張青禾連忙以目乞哀，接着說：「我實在覺得姑娘你一派天真一派英爽之氣，把我籠罩住了，我就私心妄想，如能娶到這樣的女俠爲妻，便是死也甘

心。我做的惡事很多，獨獨對於小姐你，實是衷心敬愛，好橡我的心魂都教你吸住了。我敢自誓，姑娘你若成全我，肯於下嫁我，我對天誓願，改過自新，重做好人。我決不是因爲我的性命在你掌握，我便這樣哄騙你、央告你。就是月前，姑娘在我掌握時，我也不是這樣對你說麼？姑娘，我對你純是一片真心，姑娘真個覺不出來麼？難道你一點憐惜我的意思也沒有麼？」

黎小霞側着臉睡道：「你害得我好苦，我爲甚麼憐恤你？我一定要拿你的血，來洗刷我的恥辱。」

張青禾嘆道：「姑娘恨我是應該的，我愛姑娘是真心的，我只求你俯鑒我這一片血誠，你便殺死我，我也不悔不怨。」又轉臉對伍氏夫妻說：「二位主人，你們不曉得，這位黎小姐實是我心目中的愛妻。因她不肯下嫁，我才自暴自棄。她若肯下嫁，我何致於甘居下流呢！」

張青禾這番話於實情很有出入，伍吟秋，管靜宜夫妻聽了，看看張青禾，又看一看黎小霞，兩個人年紀相仿，全都秀美抗爽，正是一對璧人。他夫妻倆聽了張青禾的片面陳情，真以爲張黎二人舊有婚約，只爲張青禾墮落了，方才解婚；因爲解了婚，方才更墮落。管靜宜是婦人，忍不住問道：「黎小姐，到底這個人是你的丈夫麼？你爲甚麼不肯嫁他？你可是嫌他不務正麼？他的意思，只要你肯嫁他，他就學好，你說他真是樣的麼？」

黎小霞恚忿道：「他滿口胡言。」

張青禾忙道：「伍夫人，我和黎小姐已然是夫妻了，我們同居多日，無奈她嫌惡我，我才……」

黎小霞大怒，順手一刀，刺中張青禾，罵道：「你還誣蔑我！」

張青禾臂上又中一創，他一聲不哼，反而笑道：「小姐恨我，只管扎我，我決不皺眉。」

這時，張青禾遍體負傷，沁沁出血，他的臉慘白如灰，並且嘔吐苦澀，看情形就要暈倒。伍吟秋，管靜宜，全不懂得，女婢更不知厲害，別人沒有一個插言。黎小霞忍不住說：「這惡賊，你們看，流的血滿處都是，這應該拿藥堵在他的傷口……。」

張青禾做出索水的樣子，黎小霞側轉臉說：「你們給他一點白糖水喝罷，不然的話，不等等起解，就會倒斃在你們這裡！」又罵道：「惡賊，便宜你，我本想殺了你，又怕連累了本宅，叫你多活一會！」

遂告訴伍公子吩咐健僕，給張青禾敷藥裹傷。又命女僕沖了一杯白糖水，却是女僕不敢灌張青禾。伍吟秋試探着說：「黎小姐，你可以把這糖水端起他喝。」黎小姐一死地搖頭，不禁又紅了臉，仍由健僕把這杯水喂着張青禾喝水了。張青禾吁了一口氣，歎道：「我的命全握在黎姑娘的手心中，殺剛存留，解官私了，全在你了。我現在是靜等着……。」把身子一仰，咕登，躺倒床上，閉上眼，再不說話了。

第十章 情留餘孽

在雄娘子張青禾失脚的數月後，在黎家沖的鄰鎮昭陵地方，一座尼姑菴前，忽一日，來了一位貴婦，攜帶侍女，坐了兩乘小轎，進尼菴焚香隨喜。在方丈室，和廟中住持老尼談了一會，隨到後面禪房。那裏，有着一位帶髮修行的少年女尼，和貴婦見了面，不由彼此掉下

淚來。貴婦帶了許多素點心，齋食，請少年女尼享用。女尼搖頭苦笑，表示不受。

跟著屏退侍女道侶，這貴婦自與少年女尼喁喁私談，貴婦忽然大驚道：「哎呀，是真的麼？怎會有這等事？」

少年女尼清瘦的姿容，突被紅雲，低下頭來，悄聲說了幾句話。貴婦十分慌忙，連說：「這可怎麼好？人家這里仍是清修之地，斷乎不能在這里。姑娘，我看你還是回家。」少年女尼又低低說幾句話。貴婦越發慌張，一手握住了女尼的春葱，再三央告道：「那可使得不得！姑娘，誰不知道你規矩！你遇見的乃是意外的飛災，怎能說是門戶之羞？短見是決計行不得的，你難道連母親也不顧了麼？她老人家只爲你這回出家，便急得患了一場重病，公公更是懊惱得天天喝酒銷愁，你倘若有個好友，二位老人家豈不要急死，痛死？妹妹千萬不要心窄，這仍是前世的冤孽，已然貪上了，又有甚麼法？妹妹千萬保重，最好你現在就跟我一同回去。好在有兩乘轎，是可以坐得開的。我們家人口雖然多，人嘴並不雜，決不會傳到外面去。好妹妹，好姑娘，你現在就跟我回家罷。我這就去見住持，對她說明了。……」少年女尼越發羞紅了雙頰，把貴婦攔住道：「嫂嫂，你千萬不要說明。」

貴婦道：「哦，是，是，我不是說明這件事，我是向她說明，你現在有病，必須回家調養，我決不會告訴她實話的。」說着邁步往外走，少年女尼依然攔阻不放，眼含淚點，小聲說了好些話。貴婦聽了，皺眉不語，良久方道：「妹妹你越這樣說，我也越不放心。現在我……」又沉吟了片刻，對少年女尼重下說辭，講而又講，把帶來的侍女留下了，命侍女好好小心服侍「姑娘」。然後貴婦又到方丈室，見了住持老尼，說出了姑娘有病，必須還家就醫

的話。然後跟少女尼告別，叮嚀而又叮嚀，含著眼淚，上轎去了。

次日一早，貴婦本人，貴婦的婆母一位老夫人，貴婦的丈夫一位紳士，僱了安車煖轎，一齊由黎家冲，來到昭陵尼菴，接取少女尼，回家養病。

少女尼見了貴婦婆媳，不禁哭啼起來。婆母抱著少尼，幾乎放聲悲號，却又不願教廟中羣尼聽見，全都吞聲忍住。

由貴婦人和紳士面見尼菴住持，說明了迎接少尼回家養病，又奉上香火錢，隨即告別登車上轎。這個帶髮修行的少女尼，便又由昭陵尼菴回到黎家冲本宅了。

這少女尼，帶髮修行的，便是那遇賊被俘的俠女黎小霞。俠女黎小霞誤陷在人妖張青禾的魔手，因此失貞，後來她自己仗劍尋仇，把妖賊雄娘子張青禾親手捉住，設計送官治罪。黎小霞本人痛白璧微瑕，感傷懷抱，遯跡尼菴，圖了餘生。竟不料怨緣留孽種，她已然受孕。

她爲此銜恨抱愧，痛不欲生。她的慈母黎夫人，長嫂黎大娘子，長兄黎紹光，哀憐她的不幸，百計泣勸，才把她接回本宅待產。

轉瞬足月，在後院佛樓靜室，竟育麟兒。黎家的人大多要將這個無父的孽子溺斃，却是這小孩畢竟也是私生子。一生下來，體貌英挺，玉雪可愛，二目清瑩，啼聲宏亮，處處有異於常兒。當那黎家的老人，抱起此子。打算猝下毒手時，這小嬰孩尋視光亮，好像認人似的，雙瞳注視大人，面含嬌笑，手舞足蹈，引得人沒法子再下毒手。黎小霞姑娘擁被而坐，看見了這情況，意思很有些不忍。黎老夫人也是老眼含淚，悄聲說：「這孩子錯託生了，可憐

，可憐！」眼睜睜一個小性命，誰有這等狠心呢？並且黎府上很久很久沒有小孩了，黎大娘子娶來多年，連殤兩女，現在黎宅老小都盼望小孩。礙於顏面，誰也不肯說出保留此子的話；憐此一塊肉，誰也不肯把此子扼斃或溺斃。如此猶豫，小孩子啼哭索乳，黎大娘子跟婆母密議，結果是姑且當小貓小狗養活着罷。

這無父的孽子便這樣延續了一命。黎小霞免身之後，未肯催乳，把乳汁很快的截回去。黎大娘子女殤已久，早已沒有乳；姑並用糕乾米汁，哺喂小孩。這小孩偏偏長命，只喂米汁，也能得活，而且發育得很好。

不久，又以一個巧機會，僱了一個奶娘，乃是黎家已嫁的女婢。丈夫好賭，負債出逃，婆婆怨罵兒媳八字不良，妨走了丈夫。恰值女婢生了一個小孩，婆母天天吵罵，把小孩糟塌了。女婢爲躲避婆母的狂吵，重回主家傭工；乳汁未斷，恰好做了這個孽子的乳娘。

這個孽子，他們給他起了一個小名，叫做「熊」，算做黎大娘子的兒子，黎小霞算是姑母。

流光箭駛，熊兒已是四歲的小孩了。這時候黎大娘子已生了一男，瘦子爲了拉持小的，便把大的交給了姑姑。於是在名分上，小熊便跟着姑姑，其實是生身之母。這小孩非常乖，好像從一生下，便自知犯了過，犯了不該活而冒然活的罪過。他竟非常的頑健，聰明伶俐得動惹人憐，但又動輒引人駭怪。他像小女孩似的聽話，家中人他誰都怕。家裏的人起初只是像憐惜小貓小狗似的憐惜他，又像厭惡小貓小狗似的厭惡他。因爲他的過分乖覺，居然贏得全家的撫愛，這撫愛又總挾著冷氣；自上祖母起，往往歎息說：「這小孩子真是他娘的小怪

物，大人說話，他總側著耳朵聽，翻着眼珠看。他好像自知他討人厭，他處處買人好，這小子大了，還不知變成怎麼樣一個東西呢。」

小孩子不懂人事，小熊竟以了解自己的處境，與人不同，他居然像個孤臣孽子似的，見了人很熱，獨處便很冷，又常常獨自發呆，好像家中人背地議論他的話，已被他聽見，也被他聽懂。他好像自知孤零，只是在全家饒恕下偷活着。

大人們這樣的態度，其實大不對，却引起了姑母黎小霞的恨恨不平。起初黎小霞本不喜歡熊兒，爲了衆人過於冷待，便又換起黎小霞的母愛來了。大家全不疼，黎小霞心中暗暗不忿；又被這年才五歲的小孩體驗出來了，熊兒天天親近姑母小霞，所以不久，便離開了他的名分上的娘，來到後樓，跟着這真實的娘，稱呼上的姑姑，同居在一室了。姑姑天天把他拘在後院佛樓靜室，教他識方字，讀豪經。他居然整天依依偎在姑母膝前，姑母不讓他出外玩耍，他就乖乖留在後院。

熊兒到了七歲，應該出就外傳，上學讀書。爲了種種緣故，他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直就誤到九歲，他才攜弟入塾。起了個學名，叫做黎夢熊，黎大娘子親生的那個男孩，就外名夢麟。黎夢熊挾着書包，和弟弟夢麟開始離家門，踏到外界。他上學是很聰明的，只是天分既高，便淘氣得出衆，般上般下的同學，比心眼，比膂力，都鬥不過他。他入塾最遲，後來居上，儼然成了隣童的領袖。就這樣生出是非來了。偶因遊戲，他打了人家的小孩，人家的大人出來叱斥他；他口齒很銳利，竟把大人問住。而且小孩話更氣人，教人急下得，惱不得；以此惹起了大人的痛恨，這個鄰家老嫗本來護犢，竟戟指毒罵熊兒：「賊種、野種、天生

下流種子，從小看大，三歲知老，果然是私生子，小殺胚！」黎夢熊不甘示弱，依然反唇相稽。到底小孩鬥不過大人，鄰家老嫗連搥他好幾掌，他挨了打，跑回家了。

他把隣家老嫗罵他賊種，殺胚，私生子的話，學說給母親黎大娘子聽；又說起隣童先罵了他，說他是丫頭養的，他爲此才打架。扯着黎大娘子的手，教她出去給他評理。不料黎大娘子並不像人家婦人樣護犢，反而把黎夢熊痛罵了一頓，不許他跟學伴一塊玩耍，更不許他與隣童一夥遊戲，堅命他從今以後，下學回家，趕緊領弟弟回家。如果再跟隣兒淘氣，不問誰是誰非，將永遠不准他上學，永遠禁止他出街門口。

黎夢熊是個卓慧的小孩，認爲母親太不講理，又不疼他，也反唇相稽起來。哭着說：「我知道娘不疼我，只疼我兄弟，我知道我不是娘親自生養的！」

這一句話說壞了，黎大娘子大怒，揪過來打了一頓。黎夢熊大哭，忙叫：「姑娘救命，我娘偏心眼，又打我了！」

最疼愛他的姑姑，從後樓慌慌張張出來，也不知姑娘和娘說了些甚麼話，娘和姑娘起了爭執，兩個人全哭了。娘把外間醜罵的話只略一說，只說出：「賊種，殺胚，下流種子」這幾句話，姑娘驀地黃了臉。一向姑娘是愛護他的，這一次不然，竟也揪過他來，痛打了一頓，且打且說：「下流種子！你好孩子，你好捏子，你會給你娘找罵！早知今日，倒不如捏死你！」這一頓打，打得黎夢熊如墜五里霧中。尤其奇怪的是娘，一見姑娘生氣，反而央告起來，連連說：「好妹妹別生氣，是我錯了！」姑娘哭着說：「不是嫂嫂錯，是我的錯，是我的罪孽。」滿面熱淚，一個勁的吞聲嗚咽，不令出聲。

從這天起，他的姑姑竟忘寢廢食，一連哭了好幾夜，而且真個的不教黎夢熊上學了，黎夢熊到底是小孩子，最怕大人哭，他竟吓得跪在黎小霞面前，再三悔過說：「姑姑不要發氣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跟街坊同學吵架了。姑姑別哭了，趕明天讓我上學罷。」

黎夢熊儘管告饒，從這天起，家中情形很有點不對了。也不知怎的一會事，姑姑躺在床上下不起，既不允許夢熊上學，也不許他下樓，姑侄二人只因在佛樓靜室之中。姑姑鎮日發呆流淚，他的娘黎大娘子更古怪，不時來哀告姑姑，哄慰夢熊。又偷偷問夢熊：「誰說我不是你親娘？他們怎樣罵你是賊種？是殺胚？」不但娘這樣問，姑姑更在夜深無人時，把睡熟的夢熊喚醒，叫他細說吵架的詳情，描述鄰嫗和同學醜罵的話頭，更打聽他：「還聽別人罵你甚麼別的話沒有？」

家中情形很像出了大糾葛，爹爹，娘，甚至於太婆，都來佛樓，向姑姑說好話。姑姑一味啼哭，說出了一個道，要帶夢熊離開這家，離開這黎家沖，亂了好些天，他也就廢學好些天，終於這一天，發生新事故了。

姑母黎小霞攬着夢熊說：「熊兒，你不知你跟尋常小孩不同麼？你本來是個小孽障，你不自安分，弄得在此地沒法存身了。孩子，我要攜帶你逃避家鄉，埋沒在沒人的地方。孩子，你是跟我走呢，還是留在家呢？」黎夢熊說：「我自然是跟着姑姑，我曉得太婆，我娘，我爹，都不很喜歡我，只喜歡小麟弟弟。我知道只有姑姑真愛我，我永遠跟着姑姑過。我不願跟他們，姑姑上那裏去，我跟姑姑就上那裏。」這一番孩子話，說得黎小霞越發心酸，歎道：「孩子，你真是我的活冤孽，你你你太聰明了。」

這時候，老武師黎道朗縱酒致疾，早經謝世，黎老奶奶垂暮之年，也沒有多大壽數了。黎小霞自知久居母家，老母一死，兄嫂能容，也恐侄男長成之後，不能久安；她就向老母兄嫂，說出的別離的話。家中便像遭了變故似的，七言八語，感傷哭勸，亂了好些天，黎小霞去志已堅，到底訣別了。

黎小霞帶着黎夢熊，遠遷到昭陵山麓，距離尼菴不遠，是黎姓本家已經半荒廢了的山莊。長兄長嫂親來督工修葺，就做爲黎小霞守貞習佛之所，撥給一個使女，一個老嫗，還有老僕；黎小霞不要這些人，只留下使女執炊。

黎小霞無心習佛，只是閉門課徒，教給黎夢熊讀書習字，並教給他學拳練劍，借此忘愁。黎小霞又想到山居宜圖自衛，既須當心夜狼偷食鷄豚，又須留神椎埋小盜肆擾，她便不但督促黎夢熊練武，她自己也把武功拾起來，勤加演練，一來課子，二來防患，三來也可以借此佔住了心思，暫忘身世之悲。晝永無事，她又種菜養鷄，一天忙到晚，傷心人別有懷抱，就這樣消磨歲月，把精神寄託小孩身上。

黎夢熊十一歲的時候，黎小霞已然是快三十歲的人了，姑侄相依爲命，黎夢熊的書念得不多，一味習武練劍；黎小霞本來識字有限。已經傾囊而授了。黎小霞感懷身世，要教黎夢熊以拳劍擅名，遂又回家，把亡父所遺拳經劍譜，取來不少，自己也鑽研，研習熟了，然後又教夢熊。隱居的地方既近山麓，黎小霞便命夢熊練習爬山，練習打獵，姑侄二人往往帶了兵刃弓箭，水壺飯囊，攜帶獵犬，一同入山遊獵。經這樣的鍛鍊，黎夢熊雖未成童，技擊大進，尤其能夠攀山越嶺，遂走射飛。

到黎夢熊十三歲那年，黎夢熊一個人入山打鳥。好在近山後有猛獸，最厲害的只是野狼罷了。黎小霞教給黎夢熊防身的本領，能夠竄高，能夠上樹，能夠發箭，發鏢，發甩箭；只要不遇狼羣，他是並不害怕的。於是黎夢熊越來越胆大，竟一個人遠獵到鄰山，山行最易迷路，有一日他獨自逐鹿，誤撞到一座山寺前，叩門問路。寺內僧侶見黎夢熊十幾歲的小孩，宛然做獵人打扮，孤行邁往，頗以為奇。老和尚指示了迷途，便問他姓名，住處，何故一人獨出？父母放心麼？小孩說實話，告訴老僧，他姓黎，跟姑母山居，父母健在，只是不喜歡他，他算是過繼給守貞獨居的年青姑母了。

問他：「姑母是誰？夫家姓甚麼？」老和尚以為這小孩的姑母，一定是守寡的節婦。黎夢熊答不出來，只說：「姑母也姓黎，跟我一個姓，我從來沒有姑父的，我姑母沒有兩個姓，只是姓黎。」

問他：「爲甚麼這樣胆大？不怕狼麼？」黎夢熊笑道：「我姑姑一身的好本領，全傳給我。我不怕狼，便是老虎，我也不怕。」又說：「我們家全會武，我祖父乃是有名的武師。」倚靠他的聰明，他的稚氣，和他的傲然自負，把老和尚招得很詫異，又覺得可笑。他又一點也不廝覘，拿出乾糧來，大嚼一頓，跟着向老和尚要水喝，問這個，問那個。問完，便告辭要走；老和尚歎道：「這個小孩太聰明了，只是兩眼如秋水一般明澈，似乎早慧些，恐怕將來難逃桃花劫！」

黎夢熊道：「甚麼叫桃花劫？我爲甚麼逃不開？」

老和尚道：「看你這麼詭，原來不懂得桃花運？你不要問，不久你也要懂得了。小檀越

，你要自愛呀！」

黎夢熊睜着一對水汪汪的眼，很疑惑的樣子，說：「你的話我全不懂，等我回去，問我姑姑。」扭頭出去了。

這功夫，黎小霞因他踰時未歸，已然攜獵犬出來尋他，姑姑見面，免不了盤詰去向；黎夢熊把老和尚的話，一字一板學說給姑母聽。黎小霞心如止水，驟聞此言，不禁悵觸前情，淒然變色。隨即說了些別的話，勸夢熊一個人不要遠行，見了生人，不要隨便披述身世。「尤其是我們家全家習武的話，不該隨便告訴生人。武林人士往往有恩有怨，孩子你還小，不曉得人間險詐。」說完，也就揭過去了。

流光瞬度，又是一年。黎夢熊十四歲了，黎小霞年逾三十。突然間，昭陵山麓，來了一個遊方道士，山村民戶挨家募緣，並在黎小霞隱居之所徘徊了兩天。到第三天頭上，黎夢熊跟了姑母攀山越險，練習飛縱術，這個遊方道人潛伏在岩樹後，暗暗窺伺良久。因為隔得遠，藏得嚴，黎氏姑侄全不曾留意。

到第四天，黎夢熊奉姑母之命，往山澗上汲水摘菜；這個遊方道士四顧無人，驀地現身。向黎夢熊打了稽首，說道：「小居士，你可姓黎麼？」黎夢熊愕然道：「不錯，我姓黎，你怎麼曉得？」

道人逼近了，把黎夢熊上下細看道：「你的母親可叫黎小霞麼？」黎夢熊道：「黎小霞是我姑姑，你問我這個做甚麼？」

道人仍不回答，依然追問道：「你今年一定是十四歲了，對不對？你姑姑的父親，是叫

黎道朗？你姑姑的哥哥是叫黎紹光？你們是黎家沖的人，對麼？」黎夢熊道：「對呀！」他小小的人，心中也許忤然聳動，說道：「老道，我跟你認識，你怎麼認識我家裏的人？」

遊方道士悽然長歎道：「孩子，你十四歲了，你却不知道你的生身之父。你回去問問你母親，不，你問問你姑母，你的姑父是誰？你的生身父親又是誰？你告訴你姑母，現在你的姑父他並沒有死，他受了多年牢獄之災，他僥倖還活着，已經改邪歸正了。你問問你姑姑，可願意見見他麼？他現在也出家了，他爲了悔過，要求見你姑母一面。如果你姑母肯見他，我可以把他領來。」

黎夢熊越發納罕，抗聲道：「老道，你不要胡說，我姑姑從來沒有出嫁，那有姑父？」

更凝眸打量道人，年約三四十歲，面色慘白，只是雙眼炯炯，看人似將入骨，死釘着黎夢熊，連連點頭，好像含着眼淚。黎夢熊潛生厭惡之心，罵了一聲：「討厭！」掉頭不顧，逕回家門。

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黎夢熊無心中提起此事，問道：「姑姑，我是有個姑父麼？」黎小霞正舉碗運箸，聞言突然一震，趕緊把飯盤放下，說道：「這是誰說的？你怎麼無緣無故問這個？」黎夢熊忙道：「姑姑別生氣，我是，我是……」

黎小霞忙鎮定心神，道：「我不生氣，你是聽誰說的？」黎夢熊惴惴的望着姑姑的臉，說道：「那里呀，是今天，我在河邊，遇見一個游方老道，他問我，你可知道你有個姑父麼？他又問我，你可知道你的生身父麼？……」

黎小霞變了色，兩眼直勾勾的看着這個小孩子，半晌道：「游方道人？這道人甚麼樣？」

多大年歲？姓甚麼，叫甚麼？那里面音，他還問你甚麼？你怎麼答對的？」黎夢熊喘囁起來，黎小霞猛一眼看見使女小紅，便吩咐小紅：「把街門掩上，快到廚房，給我泡茶來。」屏退女奴，然後悄悄的藹聲詰問夢熊；黎夢熊只得如實說了。黎小霞嗒然若喪，切齒道：「這一定是他！他竟會沒有死！他要幹甚麼？他又找來了，他……」

正自恨言，窗外忽起了彈指聲，一個艱澀的語音道：「黎小姐，不錯是我，我沒有死，我找來了！我不是幹甚麼，我只是向你賠罪，悔罪，我要見見我們的小孩！」黎小霞驀地立起身，目視窗外，厲聲喝道：「張青禾，你還沒死！你怎麼不死？你莫非害了我一生，還不甘休，還不教我貼貼實實活著！」窗外又傳來了央告聲，黎小霞忿起胸臆，一挫身，倏地滅了燈，回手拉起黎夢熊，按他伏隅臥地，很快的說：「這是賊，你不要動！」火速的抄兵刃，奪門衝殺出去了。月光下，張青禾一身道裝，赤手空拳，向小霞連連作揖。黎小霞不顧一切，叱斥一聲，揮劍猛斫。

黎夢熊蜷伏在屋隅，幼稚的心迷迷糊糊，怦然一動，突然也竄起來。就黑影中，摸索著一把劍，大叫一聲：「姑姑別怕！」也飛身撲出來，緊綴出去了。

荒山風吼，月色悽迷，依稀有三條人影，翻牆越室，此逐彼奔，喧鬥聲中，衝破了夜幕，越去越遠。

張青禾越獄在逃，爲懺情補過，苦尋黎小霞，來到此間，圖拾墜歡。黎小霞白璧留瑕，芳心如碎，十餘年來抱恨已深；此日冤家重逢，畢竟能否「將錯就錯」，屈節下嫁，似屬不可測。但想她和他之間，春風數度，情留餘孽，既有着這樣一個熊兒，也許是造化小兒惡作

劇，故意給她留下一縷情絲牽連，也就給他，綑開一面，故意留下贖罪的機緣。

（在當日，在夜間，在廚下，茶的婢女小紅，幾乎嚇掉了魂。先聽見生人叫，繼聽見女主，旋聽見一片刀劍交觸聲，脚步崩塌聲，夾雜着辯詰聲，央求聲，以及獵犬繞院狂吠聲，疑心賊來打劫。吓得她爬伏廚下，抱頭屏息抖戰。跟着是喊止吠停，一種深不可測的寂靜，籠罩全院。一直耗到天明，街門依然嚴扃，屋門依然洞開，殘燈欲滅，鳳去樓空。女主黎小霞，小主黎夢熊雙雙一去，渺然無踪！）

（終）

雄 娘 子

冊 下

印 翻 准 不 權 作 著 有

著 作 人 白 羽

發 行 者 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徐 稚 鶴

發 行 所 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

分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

香 港 支 店 皇 后 大 道 中

華 南 特 約 國 光 新 記 書 局

廣 州 漢 民 北 路 七 十 六 號

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一 月 初 版

TRIP STATION SEDAN MODEL C-63

